



鈍翁前後類稿卷二十目錄

書三

與王敬哉先生書

荅王玉銘先生論兵餉書

與宗人舟次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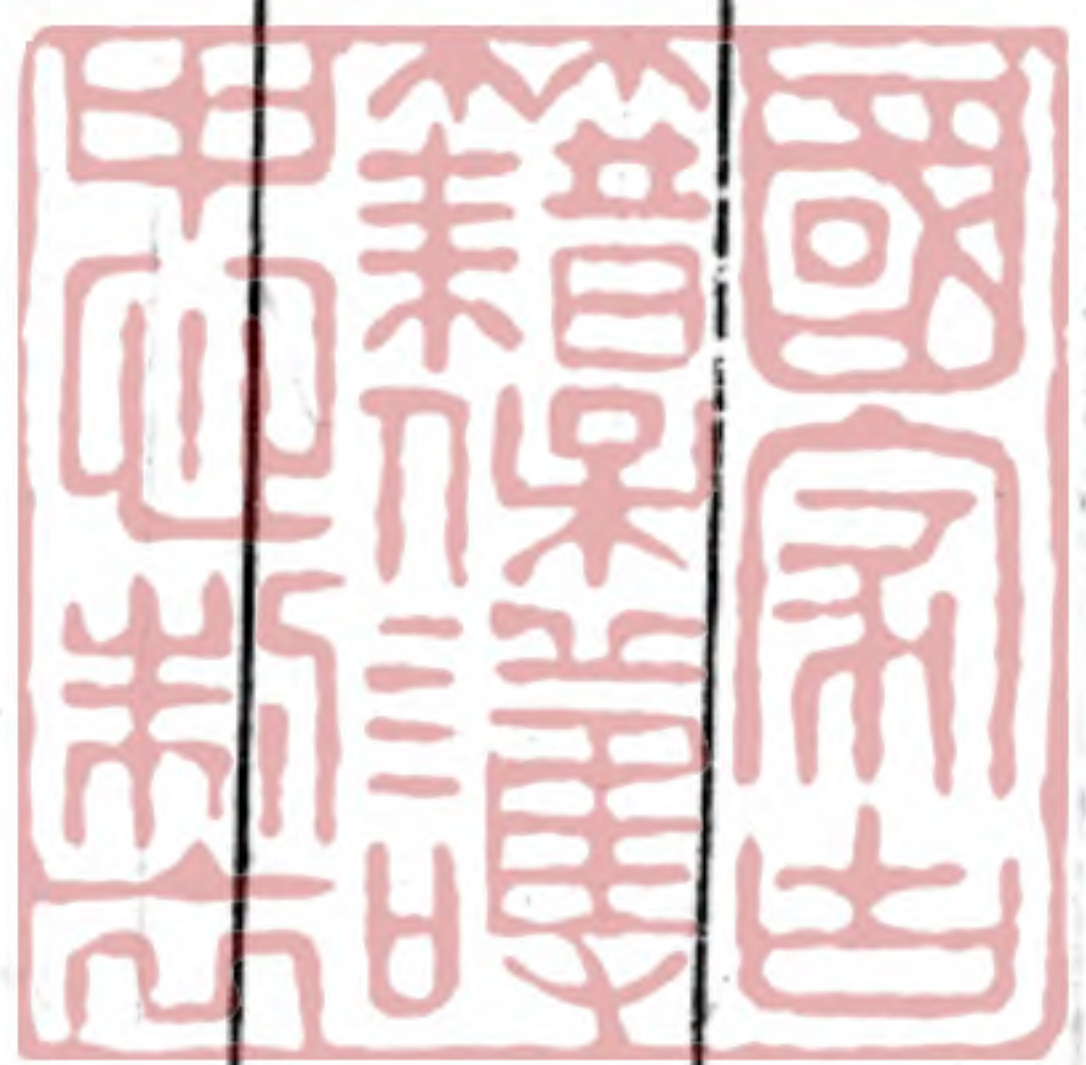
荅計甫草書

荅朱錫鬯書

與錢郎中書

荅李舉人論以史證經書

與梁曰緝論類稿書



與友人論廣文選書

純翁前後類彙卷二十目錄終

純翁前後類彙卷二十

文彙八

書三

與王敬哉先生書

琬少孤失學不能通知先王六藝之旨率而習爲
時文得竊科第叨居郎署之末當此之時氣盛志
銳方欲自奮於功名之途猶未暇學也會不數載
不率而橫被誣誤左官司城退與胥史爲伍加以
文牒簿書之繇奔走期會之冗自分力不能任當
無復振起之日矣而會上官念其文士又哀憐其
以非辜被黜稍寬假之以時日然後得從容閉戶

盡發其所藏六經三史詳讀而細繹之則又其識不能窮義理之微其才不能達古今之變雖時時憊精疲思作爲文章以求發摠其感憤不可如何之心而蹇澀陋劣率無以進希作者之萬一宐在擯而不錄之列久矣而不謂虛名之得徹左右也伏惟先生年雖至而志益勤位雖尊而德益懋勳名學術載於史書而達於海內士大夫之口此豈後進小生所宐以其非才淺識蹇澀陋劣之文上塵門下之觀覽而裨補其豪末者哉顧先生惓惓懇懇下文不倦誠有合於周詩遐不作人孟子樂

育英才之義故雖陋劣如琬者亦蒙記憶而見齒其姓氏琬過不自量淡以得出於大賢之門爲喜然而實非其人也竊恐有累先生知人之明與其好士之雅是以遲回瞻顧且前且卻者數月於此非錢進士中諧復傳述先生之言欲觀其所爲襍文故敢繕寫舊作序傳十篇伏祈賜之教誨不勝惶惶待命之至

荅王玉銘先生論兵餉書

昨接手教極論兵餉事宐上述明初設餉司之義次述倪鴻寶先生并新舊練餉三司爲左右二司

類彙卷二十一
之故謬許琬在部能不辟勞怨誘之使言誠見先生憂勤 國家至意雖家食未嘗頃刻忘也然今之事執大段與往日不同漢堂上所心疑者司屬有敝耳琬未審其獨疑漢司乎抑并疑滿司也漢司發一議具一橐上不能得諸堂上次不能得諸同官最下不能得諸書辦其亦何敝之敢爲而顧以此疑之亦少過矣所可慮者書辦倚滿司爲城社滿司僭書辦爲囊橐從來局面本不可破往日正賴先生不憚齒頰與之枝梧耳今則不然漢堂上之於滿司官也執禮甚恭聽其言如響今日改

一漢橐而曰唯唯明日改一漢橐而又曰唯唯然則滿司其何所憚而無敝哉琬見自今以往書辦視漢堂上如駢拇視漢司官如贅肱日復一日漢人之權必盡爲書辦所移而不之覺也局面一壞何所底止琬竊痛之過不自料遂不能默默其間然而猶未敢盡言也言諸司中者什三四而止耳言諸堂上者什一二而止耳顧且羣起而譁焉不以爲愚則以爲狂且妄使琬得盡吐之其受謗當如何也然則先生知琬之不避勞怨而抑知其欲言而不得言者乃更多也左右二司誠不可廢矣

然琬左司官也儻一旦昌言無諱必不但譎爲狂且愚而已必謂琬陰有所不僂而陽駕之於公論則是琬乃蠹之魁也夫孰能聽之哉數月已來事執壽張執掌更換戶部之是非利害當事所釐剔者幾何建豎者幾何其於先生所謂提綱挈領爲國家數千百年之計者未審有當豪毛否也左司旣廢琬於歷年存贍兵餉見在清查但求潔身寡過而去如先生之言非琬所能及亦非所敢知也伏惟先生坐察

與宗人舟次書

僕雖生而愚劣然嘗以讀書交友爲事矣當其鍵戶而力學也必想見古人於百世之上如聆其警歎也如接其負劔辟咄也如升堂而與之揖讓也及出門文士大夫或數百里有賢人焉必戒舟車裹糧襆被而從之游或數千里有賢人焉必修音問通介紹以道其殷勤藉使不得則必悵然遠望耿耿然於中而不之釋亦所好所慕然也今門下與僕竝生盛世爲同時竝家江海之瀕道里相距無幾焉爲同鄉國固非有百世之久數千里之遙也加以族望竝出新安先大王父參政公舊罹倭

患失其家棄而僕起於孤子不暇通知家世淵原之自然竊聞族父老與先宐人之言蓋自元末始遷平江之石塘橋有諱得者嘗從徐中山王下北平得爲蘇州衛官至今賜塋猶在子孫世守焉此僕所知之始祖也其他不能知者僕不敢加緣飾也然則門下與僕又同出一宗信矣茲者側聞門下暫然自立以其高潔之姿孤介之行幽寒隋厲之作知名東南爲吾汪氏所希覲此誠僕所欣然執鞭者也夫以門下之賢如此率而與僕所生之時同所居之鄉又同雖使支派迴別僕猶願推兄

弟之諄結杯酒之歡而稍致區區之慕好況乎滄其淵原又同出於一宗者哉顧懷門下有年而曾不得見一南一北僕不及往門下不及來宐其悵然不釋莫甚於此也昨歲得從左嚴季角兩兄讀門下詩集私心向往之至茲又以門下之命促僕作遊序一篇僕人事多冗勉焉操筆氣餒而詞卑不足取重左右故因季角之歸復自道述以示僕區區慕好之意不宣

荅計甫草書

伏讀手教數過澁爲悽然旣又思之竊怪足下自

待太輕而所以責望僕者太過也足下嘗誦淵明之詩曰此行誰使然似爲飢所驅可謂窮且迫矣然而足下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如所云竟抱固窮節飢寒飽所更餒也已矣夫在管予多師者此亦淵明之詩也足下何不一一反覆之也當淵明之解官而歸褐衣穿結簞瓢屢空然且忘懷得失不以爲戚其爲之畱錢送酒者自王江州顏功曹二人而外蓋未之有聞也今世公卿大夫如王如顏者尚復有幾而足下概欲求之京師諸貴人固僕所不解也太夫人在堂病婦在室足下歸而傭文

力田亦足以具饘粥資未水不至若淵明之屢空也顧舍此不事而匍匐數千里外干請求食此雖小節抑聞子瞻有言古之觀人也必於其小者觀之即使今世復有王江州顏功曹者出儻一睨足下之匍匐干請必不免於實應且憎况望其以淵明視甫草也枉尺直尋而利賢者猶不肯爲安有如此而可爲者也此僕所謂自待太輕也僕自左遷以來俛首低氣日夜從事於簿書巡徼卑冗碌碌莫此爲甚又加有無根之謗不可測之禍患辟如含沙伏弩相伺於側方惴惴然自謀之不暇夫

何暇爲足下謀也有人於此冒行峻險而忽墜千仞之下未有不叩首號呼以求救者也然而能救之者必其有大力者也又必其身出千仞之上者也又必其持修纜梯巨木者也使數者一之不備則不能救矣今以僕之卑冗如此惴惴不暇自謀如此其去墜者無幾夫固無絕人之力登高俛下之執也無千尋之纜百尺之木之具也雖足下指席其姓氏而號呼之其能如足下何哉此所謂責望太過而僕不敢受者也方有客在坐略陳其愚未暇縷縷不知足下諒不諒也

荅朱錫鬯書

僕聞之禮曰大夫士相見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今以足下之才韜光匿采於京師此誠僕所願引爲師友而奉教左右者也比者抱病且嬾不克以時祇候顏色辱足下先造其廬又辱屢賜之獎俗顧僕竟不克報始非主人敬客之義也是宜見絕左右乃足下終不之絕反拳拳焉以重幣爲摯且屬以先公之誌銘夫固陋闕茸如僕京師士大夫舉皆知之是豈能顯微闡幽爲足下役以發揚孝思之萬一哉然竊嘗有志史

學矣每拙筆伸紙敘錄異人異事輒矜奮不能自止既讀所示行略深慕先文恪與先公之人故不敢用不敏爲辭稍竭區區之愚獻諸左右至於巡撫某者其人本不足云故不以書孫男女宐書矣以足下曩季皆爲人後其子姓不當附見於此故亦不書伏惟少賜矜亮

與錢郎中書

昨接高論頓開聾聵可勝欣喜然先生微示指趣猶有引而不發之意非所望於先生者也琬媮息世閒逾四十餘歲矣往時攫攫仕路恬不知止近

年以來漸覺髮白齒搖精血減耗然後自悔自艾欲求至人之道未始不深痛其晚也琬竊自謂有遠道之病二亦有近道之資三願得爲先生陳之賦性剛褊與物易忤病一也苦學彊記多言而好辨病二也然而欲摳衣長跪奉教左右者豈琬之不自量哉蓋緣爲諸生時嘗獨行道上遇一方外僧顧視琬久之指示路人曰異哉此子之相相書所謂雀形者是也既至京或私於琬曰子神清氣清骨清可以出世又有非之者曰神骨之清有之若其氣則未也然琬私心竊喜是亦稍異於神骨

俱濁者矣又始墮地時直紫炁在命垣恰臨命度
主上五行家言其人必主孤高慈善道藝之流又
自童穉以來屏絕肉食至今數十年矣頗甘澹泊
能食糲衣麤故自謂有近道之資三也從來至人
之道金丹爲上吐納胎息內視諸術次之導引最
下京師方士每多稱說外丹旣無一真者然如琬
之爲人雖得受真方亦嬾不能爲忘不敢爲也惟
以年近遲暮宅舍易壞冀求養生之術稍用延年
卻病耳卒而得遇先生伏望先生不鄙其愚陋庶
幾收之門牆告以要訣來歲決弃官南歸矣卽當

布衣芒屨徑入山林執門下掃除之役以終其身
先生儻疑琬顧藉名場祕不肯授則琬之畱滯京
師也歷有年所中間人事之險阻物情之虞詐知
之已熟而嘗之已徧矣雖使褰裳卻避猶慮其不
速也尚何顧藉之有哉此殆可以無疑者也伏祈
先生鑒琬之誠憐而錄之敢不惟命是聽

荅李舉人論以史證經書

昨足下見琬春秋諸論遽蒙手教之辱謂古人以
經證史不以史證經解經諸作不當參以後世事
其說甚辨然非琬所敢安也琬不能揆援祕籍以

相齟齬試舉里塾諸童蒙所恒誦者爲足下言之
率足下少降心平氣而聽焉管子程子之傳易也
於屯之九五則引魏高貴鄉公唐僖昭二宗以證
之於師卦則引淮陰侯於六五則引郭子儀相州
之敗以證之於否之九五則引王允李德裕以證
之於遯之彖於未濟之九二則又引王允謝安子
儀李晟以證之於坎之六四納約自牖則引漢四
老人之定太子爲之反覆其故而痛切申明之此
卽解經者以史證經之明驗也如其不可以爲證
則淮陰侯以下諸人之事豈皆不出於史乎至於

楊廷秀易傳引史尤多其佗若胡康侯之傳春秋
鄭伯謙之論周禮舉莫不然彼歐陽永叔蘇明允
諸作偶不及史耳非其果不可以證經也如果不
可以爲證則易春秋傳與太平經國書決不妄引
漢唐也明矣抑琬又聞春秋經中之史不當用易
詩禮三經爲比今之士大夫果能上下數千百年
悉取春秋與漢唐宋之所以安危治亂以訖君子
小人之用舍進退或同而異或異而同者無不哆
口抵掌馳騁往復其閒而又能著諸文章成一家
言以爲後世有國有家者之龜鑑此亦曠代之軼

才也雖使僭經立說而參之以後世之事謂之以史證經可也謂之以漢唐宋之史證春秋之史亦無不可者其殆子朱子所云解經而通世務者也惜乎今猶未見其人而琬又學識褊陋不足以任之耳足下宐蚤自奮勉用此倡導後生而顧爲之詞曰史不可以證經然則琬尚奚望哉昌言無忌希賜裁荅

與梁曰緝論類彙書

今之讀某文者不曰祖廬陵卽曰禰震川也其未讀某文者亦附和云云悠悠耳食之論某聞之未

嘗心服而首肯也何也凡爲文者其始也必求其所從入其旣也必求其所從出彼句剽字竊步趨尺寸以言工者皆能入而不能出者也古今人雖不相及然而學問本末莫不各有所會心與其所得力者卽父子兄弟猶不相假僭而況廬陵震川乎以某之文上視二君子其氣力之厚薄議論之醇疵局法之工拙固已大相區絕矣至其得力會心之所在可以自喻不可以語人亦豈能驅之使盡同古人邪某嘗自評其文蓋從廬陵入非從廬陵出者也假使拘拘步趨如一手模印辟諸輿臺

類彙卷二十一
阜隸且不堪爲古人臣妾矣況敢與之揖讓進退
乎安乎譽某而某不之許也今蒙先生云云實爲
獎借過當至謂原流派別出於南渡諸家苟非知
己不能深悉其本末洞然如此也彼耳食附和之
輩駢足林立果有當於某否邪又某初不解作詩
十年以來信口率筆尤與唐人相關近以數詩示
人其人報之曰盛唐盛唐某駭詢其故則曰此某
公之言也士大夫往往類此姑述之以助左右一
笑

與友人論廣文選書

琬頓首白蒙足下借廣文選一書今奉上者頃撫
誦斯編已得其概大率經始於梅國告成於晉江
旣無子淵卓爾之才又乏狂簡斐然之采而妄欲
評量古人去畱任心高下在手其間得失可略陳
之夫相如美人一賦詞取麗逸旨歸雅正雖使盛
覽持衡揚雄結撰亦當不暇詆訶茲獨以淫褻目
之然乎否乎至若充國諸疏歎爲浮泛仲卿樂府
傷其里俗孝穆旣書序雅才晉安亦詞賦妙手河
朔則子昇伯起彼此齊名東南則江總陰鏗後先
馳譽莫不筆搖風雨氣蘊山川操觚之美於焉觀

類彙卷二十一
止茲則概從吐弃剗削無遺又其甚者蕭梁之作
謬歸東晉湘東一書妄署肩吾歲襍良多舛譌已
甚所以然者學既譎劣識復如之故不免目冗長
爲典則收零襍爲灑博弃珠璣而襲瓦礫舍膏腴
而咀創痂大乖新嗜復睽舊賞誠哉拊掌之餘資
覆瓿之長物也琬白

純翁前後類彙卷二十一終

純翁前後類彙卷二十一目錄

書四

與歸玄恭書一

與歸玄恭書二

與周漢紹書一

與周漢紹書二

荅從弟論師道書

鈍翁前後類彙卷二十一 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彙卷二十一

文彙九

書四

與歸玄恭書一

昨讀所刻太僕先生集中閒頗多抵牾如閣字考宋志三公黃閣北齊書三公府三門當中開黃閣設內屏皆作閣字此杜詩黃閣老三字所自出也竊謂凡唐宋稱閣老閣下者其字俱從合不從各前明則不然宮禁有東閣有文華閣學士入閣辦事者有內閣閣老閣下之稱與前代不同雖從俗稱閣亦可也今足下於閣老不辨而獨謂閣下之

閣宐從閣其說甚詳至一百六十餘言字同義異
未知何據僕所疑一也書張貞女死事中有梳字
改爲梭字者竊謂吳人雖富室不聞以金爲梭若
云銅鐵亦金之屬也梭當以鐵爲之則非一弱女
子能折明矣且攫其織帨之梭事執似覺稍緩至
於攫其頭梳則駸駸相逼不可不加峻拒矣蓋金
梳恐非櫛具或是首飾如近時婦女金掠鬢捺根
簪之類不妨傳疑今足下以臆改之絕無佗本可
正僕所疑二也何氏先塋碑文元有二篇常熟本
乃何燧爲進士時求作者崑山本則燧爲都給事

時續求者篇中故云碑已具未立又云并載前語
而銘中黃門云云卽指其爲都給事也若欲兩篇
俱載則有周益公刻廬陵文集例在若止載常熟
本一篇亦當照集中周憲副行狀以小字附錄崑
山本全文於後今獨不然其文則選常熟本而於
銘又載崑山本一篇之中首尾不相貫穿所云是
生黃門等語作何著落不獨太僕有靈未卽首冑
亦恐賢從祖輩胡廬地下僕所疑三也卷中如此
疑義甚多未易枚舉咎蘇文忠公有慎改竄之戒
僕生平守此竊謂字句異同有別本可證而其義

兩通者則宐注云一作某大相違反者則宐云一作某非是雖無別本而私心不安者宐云某疑當作某如朱考亭韓文考異僂爲盡善非有佗也賚在前賢遺文不致妄爲後生輩所亂庶使好學深思者紬繹而自得之耳狂瞽之言乞賜省覽

又按陸少卿師道有張烈婦詩序言婦嫁汪生之子汪母與羣惡少亂婦恥之姑怒謀令一人強亂婦婦不從殺之予友歸熙甫高其節行請予作詩云云詩效焦仲卿樂府體其中有佻達定相侮起攫頭上梳新婦泣且詈還之意脂韋

梳旣汗奴手豈復可親膚寸折擿之地不復顧踟躕等語今全首載錢氏列朝集梳字非梭字此亦一證也附記之

與歸玄恭書二

昨足下與僕辨太僕刻集誤處指示甚悉僕已草作荅繼而有友人至傳述一葉生之言以爲足下盛怒僕聞之若負芒刺且慙且悔思有以自解於足下足下自謂失之疏略爲過而謂從祖悍然不顧爲故見來書中夫賢從祖塗乙太僕之文足下亦塗乙太僕之文此類難以勝舉而又刪移其兩篇爲一篇

何氏先瑩碑文是也

立說雖不同而所以塗乙則一也孰為故孰為誤有能辨之者否孰為悍然孰為非悍然又有能辨之者否竊恐咎繇復生亦不易聽此訟也是故願足下無怒也使僕之言非而足下為是則議論之壽張學術之紕陋天下後世必有代足下攻僕者足下雖不怒可也使足下是者已什之九矣而或猶有纖豪之隙未經塗堦則僕雖不言天下後世必有言之者人主尚不能監謗足下區區一布衣豈能盡箝士大夫之口哉足下雖怒猶無益也是故願足下無怒也方賢從祖輩下筆之

時度其心必不肖退然自省其悖謬也必曰如此則詞優如此則義順亦如足下所謂不可假僭者也

見與周漢紹札中略謂辨析文義不可假僭

由今觀之詞果優乎義

果順乎果當假僭乎不當假僭乎足下可以少鑑矣足下不肖假僭於僕為直為諒為多聞僕所願終身受教者也若不肖假僭太僕之文而必欲塗乙之刪移之以自行其臆大乖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之道其毋乃失之太敢乎是故願足下無怒也足下於太僕則曾孫也而刪移塗乙其文於賢從祖輩族孫也而醜詆其悍然不顧則皆以為當然

若僕於足下一故人耳既讀新刻方深訝足下力
 攻賢從祖之短而又躬自蹈之思欲成就足下之
 美不得已稍效一言於左右行止從違惟命是聽
 顧遽諾之曰戇又見與周漢紹札中庶之曰杜撰曰取笑皆見
 來書中包然觶觸盛傳道路之口何其不恕之甚也
 是故願足下無怒也太僕之文天下後世之文非
 一人一家所得私而有也僕私淑太僕有年寧得
 臯於足下不欲得臯於太僕語曰有爭氣者勿與
 辨新刻中疑義甚多自今以往不敢更撻足下之
 怒當準考亭楚辭辨證韓文考異例別為一書孤

行於世耳琬再拜

與周漢紹書一

別後先撰詩集考異已就謹將彙本送去前賢之
 文固有嬉笑甚於怒罵者元非以嫚罵為極則也
 僕前札云全集疑義甚多本欲彼觸類以長耳彼
 初不信今詩集僅四十卷中之一而所疑如此其
 佗殆可見矣足下試觀之此不獨鍼砭歸氏也亦
 足為後進不知而妄改之戒觀竟率即以此本致
 彼管柳子厚作非國語而後人遂有非非國語者
 王充作刺孟而最後又有刺刺孟者儻此考不無

紕繆不妨任彼糾正問學何窮不有益於彼必有
益於僕也但不須極罵耳蓋罵卽似理屈詞窮故
也況僕所力爭者何人之文彼縱不爲僕地獨不
當少爲渠家太僕地邪知之

與周漢紹書二

僕再託致玄恭手札力辨改竄震川集非是彼概
置不荅而輒譎詞詬詈又聞指摘最後札中布衣
二字謂僕簡傲而輕彼於是謗諸同人播諸京師
士大夫之口則玄恭亦甚陋矣僕淺見鄙儒不能
通曉古今請舉邨塾所具諸書爲玄恭述之可乎

莊子曰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
布衣之士此布衣配公子言也見南華經讓王篇
荀卿子曰布衣紉履之士誠是雖窮閭陋屋而王
公不能與之爭名此布衣配王公言也見新書富
國篇至於仲尼大聖且嘗爲魯司寇矣而史遷則
曰孔子布衣傳十餘世云云遷之行文如此果傲
仲尼而輕之邪仲尼可作果艷然見於詞色否邪
僕不審玄恭所謗何詞士大夫何故一口附和也
由僕言之布衣之稱不爲不尊不爲不重不爲不
褻且譽也僕原書具在上文偕引人主下文用布

衣比擬正與莊荀文義略同以此繆相推奉使立
恭或跼踖忸怩而不敢當斯則空矣而顧謂簡傲
彼雖甚陋豈奔走干謁之暇全未寓目諸書乎記
有之學然後知不足彼之所以怙然詬詈至於再
四而莫止者夫孰非不學之故與竊願立恭少畱
意於學也抑僕又妄加揣摩得毋立恭閒從宦游
亦既授有官秩而僕忽忘之邪則僕生稍晚自
世祖章皇帝以來卽從事 本朝爲郎官爲小吏
於京師是故祇知 本朝官秩而已若立恭所歷
誠不能知也以此臯僕簡傲又奚追焉僕知過矣

僕承尊公及孝章先生命久當杜口而猶嗶嗶然
者蓋緣立恭文游甚廣其聲燄氣執皆足以殺僕
不得不自白於足下幸足下代爲雪之僕病廢之
餘旣鬪閑氣又欲憖此潑命放筆一笑

此稟久弄篋衍已不敢出示同人今聞遠近傳
某語以爲笑甚至從未見某原書而酒闌燭跋
輒有增刪字句僭作談資以獻媚者故復檢此
稟付梓至於歸文辨誣錄三卷當俟異日刻之
以示來世知我臯我聽之而已鈍翁附記

荅從弟論師道書

來書第一段昨與吾兄論師言古者有人
師有經師非是則不得謂之師若甚怪乎
世之受業而稱師者夫以舉世庸庸之人
訓詁之不明句讀之不通而嗷嗷然號於
人曰師也師也以此論席之則誠快矣
古人之言師也其詞有重有輕若從其輕則三人
之中雖不善者亦爲我師苟從其重則記固有之
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雖孟子亦患好
爲人師矣僕之說曰非經師人師不得謂之師此
從其重者言之也而足下概以受業兩言釋之將

所受者道德之業乎經術之業乎抑止於訓詁章
句之業乎使其受道德經術之業則何以異於僕
之經師人師之說也如其訓詁章句而已是乃今
之學究訓蒙者也二者不同而足下等而齊之何
曾中賈賈然不別黑白如此哉

來書第二段師之道不可以不講也古者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君食之師教
之隨其所在而致死焉記曰事親致喪三
年事君方喪三年事師心喪三年

足下引經是也然而心喪之禮考之於經惟孔子

類彙卷二十一
之門人嘗行之考之於史則此禮之廢也千餘年矣而顧欲驟施諸學究乎此非獨世之士大夫不能卽足下亦未嘗行也未嘗行之而乃爲大言以自誣僕不敢許也

來書第三段吾不知其所謂師者必其行之修足以訓方型俗必其經之明足以繼絕表微若所謂經師人師者而後謂之師乎抑其所受業者皆謂之師也

僕聞之君子知至學之難易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古人之重師如此而行或可以不修經或可以不明乎古之爲士者莫不漸摩乎先王之禮樂而習聞仁義之教未有不修其行者也行之不修是不率教也方移且屏之之不暇而敢於爲人師乎哉蓋足下所謂受業云云意者專指訓蒙而言之故予以恕詞疑其行或可以不修而經或可以不明也亦知先王之世無今之訓蒙之師乎方世之治也凡爲士者自幼訖長無日不在於學而先王則因其才器之所至而設官以長養成就之至其所設之官則又士

頁
九

類彙卷二十一
大夫之賢而有學行者故能使聰明瑰異傑出不羣之材上之可以爲公卿次之可以備任使者舉皆出於學之中其在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此之謂也及其衰也學校漸廢士之有志者往往各自求師於四方而後孔子之門號爲最盛其學者皆心悅而服從之此就養心喪之禮所由昉也當此之時安得有不修於行不明於經者而羣天下之士奔忝向往其門哉足下漸染俗學而不復通知經傳空其言之放僻而不自知也

來書第四段如必其足爲經師人師者而後謂之師則行修於一鄉可以爲一鄉之師者于其難也一鄉之人皆爲之致死于其歿也一鄉之人皆爲之心喪矣行修於一國可以爲一國之師者于其難也一國之人皆爲之致死于其歿也一國之人皆爲之心喪矣

此一段文義糾纏頗難分曉夫一鄉一國之人有賢者有中材者有愚不肖者而又有百工伎藝之衆不在此列使其行修於一鄉則一鄉之賢者友之中材者師之愚不肖者望而避之矣行修於一

國亦然豈有舉一鄉一國之人皆爲之致死而服
心喪者乎以此闢僕之說而未達僕之指趣何其
謬也

來書第五段行之修者莫過於孔子經之
明者亦莫過於孔子然其畏於匡也獨疑
顏淵之死其後卒於魯國喪三年者門人
之外弗聞焉則必其受業而後謂之師也
此一段說孔子甚善然而受業於孔子者受其道
德仁義與夫易詩書禮樂春秋之旨云爾是固人
師經師之祖也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百世而

下學者莫不宗之又不可問其受業與否也嗟乎
孔子之爲師夫亦異乎今人之師矣而可以下喻
學究訓蒙者邪儼人必於其倫訓蒙非孔子之倫
雖三尺童子皆知之而足下不知何也孟子曰聖
人百世之師也禮凡有國者各自祭其先聖先師
謂若唐虞之夔伯夸周之周公魯之孔子此皆非
受業者也足下以爲必受業者而後謂之師則又
非矣

來書第六段韓子云師未必賢於弟子弟
子未必不如師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

類彙卷二十一
如斯而已吾謂其言師也最善師以受業也吾所未知而彼知之吾則師之吾所未能而彼能之吾則師之及其既師之也則必終身事之若以其後日之所學遠過於所師之人而遂不謂之師然則是孔子無師也

退之所謂聞道未嘗指訓詰句讀以爲道也其所謂術業未嘗指訓蒙以爲術業也孔子師老聃郯子亦豈僕僕焉爲之就養而服心喪哉雖使終身事之其於禮也必有少殺者矣

來書第七段曹交願受業於孟子孟子云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則古之受業者皆爲師不惟儒者爲然古者民皆有業以其所業傳之於人謂之師韓子又言之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皆有師是也

曹交欲受業於孟子欲爲堯也欲爲舜也非訓詰之不明句讀之不習而就孟子以問難者也僕視爲師者甚重而足下輕予人以師之名無怪乎邨翁壘容皆儼然據皋比之坐而自附於孔孟也善哉歐陽氏之言曰後世師法廢壞而今世無師世

無師學者空師經歐之與韓文相若也行相彷彿也足下引韓之說以張學究之幟則僕請得引歐之說拔其幟而儻之不亦可乎

來書第八段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內則十年出就外傳學幼儀則是小學亦有師也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其爲師也多矣

禮之外傳如周官樂師之屬是也樂師章曰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鄭氏引內則云云塾庠序學之師則大夫士是也孔氏引書傳說曰大夫七

十致仕退老而歸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此皆先王所設之官使得出其學行以教育國中之俊秀非今之學究訓蒙者比也且引經不可以武斷足下益詳求其首尾而紬繹之學記國有學之下其詞曰比年入學云云繼之曰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然後足以化民易俗夫學至於化民易俗則受師之益夥矣信乎爲之師者未有不修於行不明於經者也而足下乃比之學究此僕所未喻也

來書第九段安能盡得若經師者若人師

者而師之哉

甚矣足下之固陋也由足下言之則是謂天下無經明行修者也士不可蓋今足下乘舟駕車南不踰浙北不及淮耳目見聞不出四五百里而敢輕量天下之士哉僕宦游十五年矣其有經學修明者得二人焉曰顧子寧人李子天生其內行醇備者得二人焉曰魏子環極梁子曰緝此四君子者皆與僕爲友僕老矣雖不能師之固所爲欣然執鞭者也惜乎足下未之一見耳如足下者辟諸莊生所謂培井之菴得毋爲識者所笑乎

來書第十段弟嘗與吾兄辨難或繫一事一物或繫一家一鄉所關者小不足深論若夫師道之重則關乎天下萬世恐世之學於人者皆不以其師爲師不容默默已也

師必有道其道不立久矣足下曰關乎天下萬世不可不講也僕亦曰是誠不可不講也足下方爲人師而顧謂凡爲師者不必經之明而行之修其毋乃謙詞與抑誠歉然不足於此也夫鳥獸猶愛其毛羽足下而誠有所不足僕願自今以往日夜

類彙卷二十一
勉強學問益增累其所未修而講求其所未明雖前者或不能無媿而繼是亦可以據臯比而不忝矣又何必肆其嗷嗷之口曲爲此辨也君子無易由言願足下慎之

鈍翁前後類彙卷二十一終

康熙甲寅冬十月

同里周

靖

拔字

休寧汪繩武

鈍翁前後類彙卷二十二目錄

書五

與友人論葬服書

與吳虞升論殤服書

荅或人論祥禫書一

荅或人論祥禫書二

與從弟論立後書一

與從弟論立後書二

與從弟論立後書三

鈍翁前後類彙卷二十二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彙卷二十二

文彙十

書五

與友人論葬服書

蒙足下見示諄諄以古無葬服爲疑僕請得申其說而足下試詳擇焉古人之居喪也葬不逾時故先王不制此服至孔子世其遵三月五月之制而行之者固已少矣殆非獨近世然也考諸春秋列國之葬其君往往緩不及禮故公羊氏譏之謂之不能葬然猶在未終喪以前當無有不衰經者也近世士大夫溺於陰陽家之說其營葬也尤緩有

及數年者矣有及十年二十年者矣如此而不爲之制衰絰不可也葬凶事也啓殯而祖屬引而行卽壙而窆當此之時主人或踊或哭其不得以吉服將事審矣禮有之曰久而不葬唯主喪者不除蓋久而不葬主喪者之過也又曰爲兄弟反服其服然則主人主婦而外亦無有純乎襲吉者也近世士大夫自終喪之後或從事四方或服官政於朝旣不能不除其服而臨葬又不爲之服是忍於死其親也而可乎管者司徒文子問於子思曰喪服旣除然後葬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

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由是言之葬其有無服者與爲人子者夫亦返諸心而已假令祖也行也窆也或可以不踊不哭是雖用吉服將事其亦何嫌之有如其有所不能而顧諉之曰古無葬服然則當用何服以葬與僕故謂今之葬服猶不失禮之遺意者始以是也足下盍審思之

與吳虞升論殯服書

昨荷手教兼示述哀述略諸作奉讀數四情辭懇到私心矍然因草述哀詩序一篇用以奉慰此外竊有所疑不敢不告尊兄其能聽之否邪喪服父

爲適子當爲後者斬衰三年此古之禮也爲長子不杖期此今之禮也爲塲服以次降一等此則古今之通行者也夫旣已降其服矣然猶懼窒礙而不可行也又從而別異之曰冠娶不爲塲此禮之變也其所以變之何也塲者不置後不祔廟冠娶則有子矣有子則當爲之祔廟卽不奉而無子也又當以兄弟之子爲之後置後祔廟始不可以塲視之也故不塲也然則聖人豈厚於成人而薄於塲者哉明長幼之辨酌人情之宜達之百世而不易是以至於今行之也今令子年纔十五尚不得

與於長塲而尊兄儼然服成人之服且大書特書於述略之後以自表擧之琬不知其果何禮也揆諸今則違時考諸古則非先王之制是以私心不能無疑疑而不以告腹誹心議度非尊兄之所取也琬之推服尊兄舊矣非敢放言異論以肆其觚觸也尊兄方以文章品望求知於一時而取信於後世萬一所作述略者流傳四方其中不免有秋豪之瑕纖塵之玷以爲尊兄累係無人焉竊議其後乎此時雖尊兄悔之雖愛尊兄者欲從而揜護覆芘之亦無及矣試與師友如甫草電發輩講求

而急更焉卒甚

荅或人論祥禫書一

屬有喪禮請教家禮云再期大祥注不計
閏二十五月再期止二十四月而云二十
五月者疑是二十五月首一日又大祥後
中月而禫注閏一月也自初喪至此二十
七月似又在二十七月末一日云云

按禮服所以不計閏者蓋數閏則大祥在二年之
末不可以稱三年喪也必加至二十五月者其義
當亦然蓋小祥十三月大祥二十五月記所謂親

之喪外除先王體仁人孝子不忍變除之意而又
示之以有節故曰二十五月而畢也古者卜日而
祭書儀家禮欲從簡易以僂俗故惟禫祭卜日其
佗大小祥皆止用忌日宋儒所謂忌日者當卽來
教中首一日也禫祭則先一月下旬卜次月上旬
之日不吉則卜次旬之日又不吉則不卜徑用下
旬日矣其日或丁或亥非徑用末一日者惟近人
禫祭必盡二十七月則當在末一日雖其制益趨
於簡僂而實不倍於禮姑從之似無害

大祥下第二條設次陳禫服後又有禫祭

一條將大祥之日卽改禫服乎抑必至二
十七月乎

古者大祥除衰服斲杖服縞冠紮紕麻衣白屨無
絢書儀則丈夫坐腳黹紗幘頭黹布衫布裹角帶
婦人冠梳假髻以鵝黃青碧阜白爲衣履其說與
禮服異家禮旣悉仍書儀而明會典又全未載
讀之不能無疏略之歎自比年以來士大夫居喪
尤多苟且今欲改服不審應改何等服色莫是姑
存其名否所云陳禫服者乃謂大祥先期一日陳
之於次而厥明始服以祭也則其服不俟二十七
月明矣總之古今之制不免異同而大祥則除衰
服禫之後月則遂復常歷代皆然無可疑者

大祥日往來書刺遂可書禫服否

古人名刺無書服制者荅人慙疏惟有孤子哀子
孤哀孫之稱其他已不可考矣吳俗至二十七月
始書禫服似不失先儒所謂過禮重情之意甫及
大祥姑勿書可也當今禮教喪失已久僕又學術
固陋伏乞與知禮者更加討論則斯禮幸甚

荅或人論祥禫書二

禮有之居喪讀喪禮旣葬讀祭禮足下兩大人在

堂而諄諄用喪事與僕相往復僕私心不以爲可故荅足下甚略而足下又盛稱再期當爲祥禫二十四月則請得陳之魯漢儒有主二十七月者此據服問中月而禫之說也魏儒有主二十五月者此據三年問二十五月而畢檀弓祥而縞是月禫之說也唐儒又有主三十六月者此據喪服四制喪不過三年三年而祥之說也三說者皆出於禮記而惟漢鄭玄爲能酌情文之宜得先王中庸之道故歷代行之至於今不廢足下所云二十四月僕不知所遵者何經所援者何傳竊恐仁人孝子

之用心不當如是也且足下亦嘗觀本朝之律乎律於妾之喪本無服也而足下必欲加之以緦麻三月於父母之喪本二十七月也而必欲減之以祥禫二十四月居今之世反古之道聖人且猶議之而況抹掇經傳欲以自立一說乎孰非人子顧獨漸滅喪失其仁孝本然之心而強辨以求勝本旣不立則區區變除之是非禫祭之先後特其餘文末節雖姑置勿論可耳孔子語宰我曰女安則爲之夫固不屑之教誨也故僕於足下之言謂之戲論必不得已亦惟曰足下安則爲之而已矣

與從弟論立後書一

昨苓友至傳述足下意以僕權嗣穀詒爲非禮哀悼之餘不勝歎服非足下不得聞此忠告也然豫屬一冊乃足下所親見亾兒田產具在悉繫新婦收掌僕未嘗覬覦豪釐欲掠而歸諸穀詒也儻得如足下教別爲亾兒立後則上之先大夫下之亾兒皆默受足下之賜豈獨僕一人賴之哉故願與足下商之凡士大夫所以立後者爲其能持門戶也爲其能承事生者也爲其能喪葬亾者之遺骸殘魄也今足下始有冢孫又生僅數月耳萬一立

後而得佗房數月之兒揆其事執略與穀詒不同何也穀詒尚可依僕爲命而新婦若養令孫爲子便難於子母異居婦人之性頗多疑忌加又事不可料假使中間調護失宐不卒而或病痘病疳病驚癇癰瘰一有差跌不幾虛足下盛心而俾僕與新婦多此一番舉動哉且足下侃侃鑿鑿立言甚公而僕竟攘足下冢孫是用私意相揣大傷足下之義僕不敢出也故願與足下商之儻得於舉族之中立一稍長成者可以無痘疳驚癇諸患可以代僕持門戶可以承事嫠婦可以喪葬亾者則先

大夫暨僕死且不朽亾兒亦死且不朽禮有之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僕之區區是亦不畔於禮者也故願與足下商之僕且暮入地所媿兩庶男幼小未忘舐犢尚望足下卵而翼焉琬再拜

與從弟論立後書二

聞足下盛稱兄弟不相爲後嘖嘖有言與僕平時所見最合僕豫屬具在當時草檯纔定卽以請教足下如有未安足下何不面相規諫而爲此嘖嘖也僕聞之古之爲人後者不得與於射嘗淡歎人

生之不卒至於此極而近世習俗輒緣立嗣相詬鬪此非有仁人孝子之心淡念宗法之遺而懼亾者之忽諸不祀也不過曰利其土田耳圖其賄財耳今僕豫屬之中一則曰詒飲食衣服及將來昏娶不得有累長媳是未嘗使邀寡姪撫鞠也一則曰不得覬覦長姪私蓄一則曰吾見在田宅仍繫蘭詒均分是未嘗使承長兄遺產也又擬於門狀之前不列孤子一行嗟乎有爲人後而不邀撫鞠者乎有爲人後而不承遺產者乎又有爲人後而不稱孤子者乎僕於祭告之文以權字搭詞權之

云者可彼可此遷迤未定之詞也蓋恐新婦之哭泣傷生而姑以此慰其目前且以代老人暫守亾兒主重耳劉原父曰春秋之義有常有變取後者不得取兄弟常也既已取兄弟矣則正其禮使從子例變也僖公以兄繼弟春秋謂之子嬰齊以弟繼兄春秋亦謂之子所謂常用於常變用於變者也今僕不敢曰變而曰權且著諸豫屬曰以埃蘭詒昏娶生子則其說已明而其心亦滋苦矣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僕決不忍爲也僕豈效世俗無賴子姓言語出入欺鬼神賣祖父者哉前書與拊心泣血而已

與從弟論立後書三

又聞足下盛稱庶出之子不可爲後蓋從豚犬穀詒起見僕甚駭焉禮有之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鄭玄賈公彥皆訓支子爲庶子初未嘗有庶出爲後之禁也會典有之適妻年五十以上無子者得立庶長子蓋有適則立適無適則立庶亦未嘗有庶出

爲後之禁也足下方矯首厲角自附賢者爲同族所推重足下一言倡之於前族人必羣言和之於後僕奚敢揚揚然悻悻然別立異議乎然年老愚悖讀書不多敢問足下此載於何書出於何王之典也不則足下縈稱灑博著述滿箱篋顧舍儀禮會典不信而信道塗之口里俗不根之言哉古有世爵凡嗣祖父之爵者皆曰爲後不必爲人後然也如檀弓石駘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儀禮亦有庶子爲父後之文是矣近代爵不及世凡士大夫長子卽以爲後之名被之蓋或有官蔭故

也如律文出嫁女爲兄弟之爲父後者是矣僕旣衰且病旦暮入地而所存蘭詒二子俱出於庶敢問足下此庶出者雖不敢爲人後亦堪爲僕後否邪不知前所言不可者專指不可爲人後言邪抑并不可後其父邪爲父後與爲諸父後一也假令此可而彼不可其說果何所本哉禮適子不得後大宗此古聖人之教也若從聖人則適子不可爲人後從足下則支庶又不可爲後然則取後者將奚適也儻盡弃周公孔子之教而惟足下是聽是足下之賢過於周公孔子僕不敢信也奉明以示

我

鈍翁前後類彙卷二十二終

康熙甲寅冬十月

同里周

靖

拔字

休寧汪繩武

鈍翁前後類彙卷二十三目錄

序一

送魏光祿歸蕪州序

送人之雲南序

送徐原一歸崑山序

送胡生序

送王進士之任揚州序

送姚六康之任石埭序

送屈介子序

鈍翁前後類彙卷二十三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彙卷二十三

文彙十一

序一

送魏光祿歸蔚州序

宋鄒志完之在朝也嘗恐憂其母其母告之曰兒能報國吾顧何憂其友王回者亦曰子雖有親然移孝爲忠亦太夫人繫志也予讀史至此未嘗不歎古之爲人臣者其家庭之所勸誡與朋友之所底厲抑何嚴切如此也今光祿丞魏環極先生固士大夫所稱有道者也一旦上書於朝乞終養以歸若以媿當世之嗜仕不止者爲先生計則得

矣然豈太夫人所望於先生者乎又豈士大夫所望於先生母子聞者乎而竟毅然去不復顧何也予考先生立朝始末蓋嘗由翰林出爲諫官矣是時海內初定居職者未諳國俗率皆唯唯持祿以奉無事而先生獨抗論國家大計時時見諸施用其疏橐具傳於世士大夫家皆有之旣而名日益盛忌者日益衆辟諸舍沙伏弩藥間竊發先生幾蹈不測之禍顧與太夫人怡然安之若命噫何其難也蓋其家庭之間能不媿志完母子者久矣由是言之使人主所以倚仗先生者常如諫

垣之時則先生方納忠陳力之不暇而何暇於歸先生雖欲歸太夫人亦不聽之歸也今不奉回翔於閑署名爲稍稍通顯而實棄諸無所設施之地則其從容陳乞於天子之前者豈得已哉今天下不可謂無事矣法嚴而吏蠹財匱而民佻度亦先生所日夜太息者也萬一人主思得老成耆碩之儒與之共濟必且以尺書束帛招致先生於里居吾不知爲先生者其遂采采酌水奉太夫人以終其身已乎抑承太夫人繫志幡然還車而卽路乎古之君子進非軒冕之爲榮而退非山林之

爲達也從容去就惟道之安爾世之論者咸謂先生是行也將有往而不返之思而予獨逆推先生之未然以爲先生固有道者必不如是之偏且矯也予不敏辱與先生爲友竊自附於王回之後故引志完故事而復爲之說以期望先生者如此

送人之雲南序

十六年 王師下雲南李定國率餘衆奔緬甸其明年議者憂定國引諸戎入寇將命平西王先其未發往剽之羣言僉同吾獨策之以爲不然管曹操之破烏桓忝袁尚袁熙於遼東而不追也諸將

或問其故操曰公孫康素畏尚熙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執然也已而康果斬尚熙以降甚矣操之善料敵也今定國就食西域叩其鼻息果能相親信乎抑各有猜嫌之心乎此其執與袁尚兄弟之在遼東何異計莫若頓兵境上遣一介之使馳入緬甸諸國貫其納叛之臯使討定國自贖則西域必聽命此亦曹氏遺謀也吾又嘗請於尚書王公曰今欲守雲南其要害有幾其障戍之地有幾公曰上策保騰越州其次則永昌城耳吾曰度用兵幾何人而足公曰不過二萬吾又曰當用

類彙卷二十三
饒金幾何公曰可減額饒十分之七蓋公永昌人
故爲言如此夫用其猜嫌之心而開其自贖之路
無勞師翫寇之名而有汰兵減饒之實則 國家
亦何憚而不爲也語有之射率數跌不如審發今
議者知戰而不知守知急攻之可以一勝而不知
緩誘之可以十全用力多而成功少豈計之得者
哉憺乎無以此言聞於 天子者於是吾同郡某
君方投牒吏部爲雲南之遊吾旣告之以此且曰
君今行矣平西王方折節下士而巡撫袁公其人
又溫然長者必能聽用士大夫之策士大夫必易
於盡力君盍察閒以吾此言說之使得聞於 天
子乎是吾心也是可減兵數萬與額饒數百萬者
也君其識之遂書以爲贈佗若交游憺別執手流
連之語非國家大事所繫者不具載云

送徐原一歸崑山序

崑山徐子原一家於馬鞍山之陽茲山望之特小
而獨以秀麗見稱俗又謂之玉山蓋本崑岡出玉
之意也然茲山絕不產玉惟時時有美石襍隱淺
土之中土人斲而得之擇其明潤而尤小者售爲
士大夫几席之翫實非玉也則玉山得毋爲虛名

與然吾聞玉以比德君子君子所佩率多珩璜琚
瑀之物至於往來投贈又多以瓊瑤瓊玖充之其
義固有所取也頗疑山之得名者或亦寓義於君
子而然與故茲山雖無產玉之實使挾其秀麗之
氣率而能生卓然駿偉非常可喜之士如古之所
謂君子者以焜耀於一邑不尤勝玉之區區者邪
若吾原一乃駿偉非常之一也原一學博而才雄
及與之游又恂恂謙謹當其再至京師也京師士
大夫無不愛慕之者閒嘗出其所作詩若文則尤
燦然以光誦之鏗然以韻誠可不媿古之君子也

使佗日策名於 廷以備 國家之任使其爲
天子所器重殆與成周之琬琰赤刀魯之寶玉楚
之和氏之璧何以異蓋不獨焜耀於一邑而已吾
故於其歸也書此贈之且以見玉山之得名者果
不虛也

送胡生序

天下士大夫咸集京師達官貴人車者騎者日夜
相望於道京師之人遇之相與指席其姓名坐者
箕踞立者跛倚恬然不之怪抑何翫視之若此哉
至於窮鄉僻邑絜未嘗習見官府雖有縣佐幕僚

之屬爵不過一命位不過九品然當其出也阜蓋肩輿伍伯前導則閭巷之婦女爭聚觀以爲榮其稍謹飭者或俛首屏氣不敢出聲固已與京師異矣京師之俗五方襍處豪猾無藉之民俗鬪訟爲蠹孽把持官府之短長官府反從而畏忌之而窮僻之地率以治耕織守田廬爲務親上奉法非有租賦徭役之事終其身不入官舍求所謂豪強大猾舉無有也爲之吏者不過歲時出條教講保甲而已此其執易以尊而其事易以辦也夫惟處易尊之執而治易辦之事故自一命而上奮欲以循

吏自見者恒欣欣然趨之豈必仕宦京師然後爲樂邪今胡生某將爲主簿於某縣其城僅三里居人不及數十家蓋亦窮僻之最甚者也度生之心必有不釋然者吾故爲此說以速其行

送王進士之任揚州序

諸曹失之一郡得之此十數州縣之慶也 國家得之文游失之此又二三士大夫之憾也吾友王子貽上年少而才旣舉進士於甲第當任部主事而用新令出爲推官揚州將與吾黨別吾見憾者方在燕市而慶者已翹足企首相望江淮之間矣

王子勉旃事上宐敬接下宐誠蒞事宐慎用刑宐寬反是臯也吾告王子止此矣朔風初勁雨雪載途搖策而行努力自愛

送姚六康之任石埭序

世之儒者往往訾老釋爲異端而習其說者又多好言空虛宋滅無用之學此皆非眞知老釋者也予嘗讀兩家之書凡老子與佛異流而同原誠能研極其指趣微獨繕治身心而已雖用之以服官政無不可者老子五千餘言率時時寄意於治國愛民行師蒞事之間及其末章益不勝自喜之心

乃思得小國寡民而試之而佛固未嘗有是語也然至於利濟天下欲使物物各得其所則佛之視老子豈有異哉蓋公言黃老曹相國師之而齊以大治漢文帝師河上公而天下幾致刑措此亦儒者所不能訾也不幸而從佛之說者率皆薙髮衣緇自詭以爲出世閒耳僭令今之仕宦有人焉通於佛之指趣而潛入乎南嶽黃檗雲門臨濟之宗者得出而應用其功效雖比肩老子不難憺乎吾未見其人而世亦莫吾信也潁濱蘇氏曰入山林而存至道爲人天師可也而以之治世則亂予不

謂其言然嶺南姚子六康固儒者也而居平畱意諸禪宗無不叩擊而研極之茹蔬衣麤奉其戒律尤嚴今夏謁選得江南之石埭石埭山水清麗士庶淳樸而接壤九萼有古道場寓焉姚子得之殊欣然色喜也佛法主於見性雖一起居一語默莫不有作用者存而況涖官行政之大者乎姚子既研極禪宗而通佛之指趣則予知其視一邑也皆祇園兜率也其視奔忝簿書也皆參學記莚也其視邑中士大夫與其民人也皆化身之百千萬億也今而後能使吾儒知佛之爲法不專出於空虛

宋滅者庶幾惟姚子是賴姚子將行諸君子悉賦詩爲別而予序之如此有臯吾以儒者而附會老釋者非吾徒也

送屈介子序

人與物相盛衰者也嶺南地僻而饒樂自前代多象犀珠璣翡翠毒冒之物而柳子厚獨謂其陽德之炳耀者罕鍾於人故士大夫每以荒徼詘之今國家南平五嶺逾十年矣天子方益嚴航海之禁番舶賈易之貨不以時至而粵土亦日益貧困邊海遷徙之氓以飢寒踣死道路者累千萬戶

至於平江楊梅青嬰珠池之中亦徑不復產珠蓋已非前代饒樂之比矣顧天地炳耀之德鬱而不舒其執必有時而發今且鍾爲雄放瑰絕非常之士同時知名者指不可以勝屈雖中州亦推讓焉夫然後知人物盛衰之數若循環然未有旣久而不爲變遷者也凡予見聞所不及者固不暇論諸如程子周量鄺子湛若梁子芝五悉予見聞所及蓋皆所謂非常之士也而最後復得介子其爲人雄放自喜嘗遠走吳越燕趙秦晉之鄉結納其豪傑輒棄閒作爲詩歌相倡和其詞澹沈跌宕有風人之旨予始喟焉太息以爲陽德之鍾諸人者抑何闕於古而發於今如是其盛邪雖欲詘爲荒徼之區不可得矣於是介子將自京師過代州挈其家以歸南海予乃祖諸寓齋酌兩尊以屬介子一以與介子別一以慶嶺南人文之盛也

鈍翁前後類彙卷二十三終

康熙甲寅冬十月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繩武 拔字

鈍翁前後類彙卷二十四目錄

序二

贈王貽上序

贈翁君序

贈宋牧仲序

贈郁醫序

贈外弟金茲昭序

別朱子錫鬯李子武曾序

鈍翁前後類彙卷二十四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彙卷二十四

文彙十二

序二

贈王貽上序

新城王子居京師與其友倡和為詩甚樂也已就吏部選人為推官有日矣王子愀然有憂色客或謂予曰王子之憂也憂夫以吏治之故而廢其詩也予曰是何言與古者刑官之始蓋在虞之世皋陶為士師士師平天下之刑即周禮大司寇是也擬諸今世郡吏其職任之大小可謂縣矣然所以用刑者則同予嘗讀史遷有虞氏本紀云欽哉

欽哉唯刑之靜哉說者以爲清靜無事之意嗟乎以臯陶平天下之刑大而蠻夸小而寇賊姦宄無所不當治由後人視之其訟牒之繁簿書文移之下上幾於寢食之不遑而休沐之不給矣然臯陶惟清靜無事故出其暇力又能與虞舜相拜手爲歌詩在尚書益稷篇中後世四言詩所昉也然則居刑官之職何嘗至於廢詩而不暇以爲哉王子可以無憂矣使誠能以清靜治之吾見王子之才必加優其簿牒必加少國中之盜賊亦必加衰止如是而曰不能爲詩吾不信也始吾釋褐嘗謁高

鄧王文通公教吾以盡去詩歌古文辭稍學律令文通之意則美矣而吾獨以爲不然夫今之有司非詩歌古文辭爲之累也俛而臨之者上官也叩而侵之者士大夫也勉承上官之指而曲徇士大夫之請日惟以鍛鍊周內爲事故雖盡晝夜之力而猶有所不足此豈獨不能爲詩哉執且不能爲官王子顧不憂此而憂彼何也益亦求之清靜無事之意乎客應曰然洵如子言雖起而平天下之刑可也尚何一郡之足云請以此告王子以釋其憂

贈翁君序

翁君名天章字漢津吳縣人以諸生入國子上舍
爲人喜聲色縱游狹邪順治十四年來京師與妓
馮金者相好也已盡散其所攜貲不數月馮徑弃
君去更歸佗氏而君猶日夜歎詫不自得每對客
必曰吾負馮生吳人呼某妓爲某生吾負馮生云於是京師
人皆以君爲狂翁氏世居洞庭之東山君之族人
有逢春者故明中書舍人也其豪邁尤與君類客
金陵時有所狎妓寇氏以色藝擅名南院中中書
君惑之先後費錢帛巨萬始得娶爲外婦已復游

臨安輦橐中金二千於寓廡下一日被酒歸蹴金
傷其趾遽怒呼曰吾明日用女不盡不得復稱俠
矣遂徧召故人游士及妖童豔倡之屬期詰旦集
湖上是日檣舫西冷橋合數十百人置酒高會所
贈遺纏頭無算抵暮問守奴餘金幾何則已告盡
矣又有彥登者亦君諸父行也少任知數武斷山
中當明愍帝時置姬十二各建一樓居之高薨畫
棟制如掖廷爲怨家飛章所訐下巡撫捕致於獄
於是君與其族人出家財居閒久之始得解蓋翁
氏以意氣相尚類如此東山之俗健鬪喜訟富者

率居貨四方以熾嗇起家而翁氏獨任俠輕財至
傾其產不顧亦豪矣哉往予游東山直翁氏盛時
甲第相望其子弟輕裘鮮服日夜與賓客相過從
彈箏擲瑟有古游閑公子之風今相距不過數年
逢春歿彥登老且病而君亦濩落長安中訖無所
遇翁氏幾無復前日之盛矣然君意氣如故終不
以此自悔恨也豈真古之范少伯原巨先之流邪
君娶布政來虞公女於予爲從姑之夫性坦率多
大言每自矜能詩然館予邸舍累月亦不見君嘗
爲詩也忽醉謂予曰女侘日銘我於石當云云予

笑應之曰君果欲琬文又何用銘爲於是遂略序
君之生平且牽連翁氏故事爲文以贈

贈宋牧仲序

宋公子牧仲在京師以待衛出爲黃州通判行有
日矣其友梁子曰緝米子紫來與燕於汪子茗文
之家酒三行公子乞贈言於三子梁子執爵起曰
吾猶記公子之列侍從也蓋及先文康在時士大
夫奔走聲執無不願交公子者公子亦豪矣哉今
相距十五年耳顧偃蹇宋莫不得已而退就是官
得微有忿躁不平之心乎寵辱貴賤彼此各一時

也吾願公子守之以靜米子執爵起曰是官雖卑然爲二千石上佐與有字人之責焉日者楚方用兵黃其要衝也輓粟踐更民力蹙耗甚矣非有大慰安之將何以堪此夫退撫循其民而進爲之請命於上官亦官守安爾也吾願公子承之以寬於是汪子執爵繼之曰美哉梁子之言達人之言也其旨微米子之言仁人之言也其利溥吾蔑以加此矣雖然竊有效於公子黃州南瀕赤壁西望武昌非蘇文忠公所嘗游處者乎管文忠在黃每自念平生舉止多不合於道故其自誠有曰道不

足以御氣性不足以勝習蓋文忠之孜孜力學如此今公子質敏而才高可謂學道之器矣使自今以往能以沈潛者養氣以澹泊者存性是卽所謂齊寵辱忘貴賤而涖官字人之本也其於道不庶幾乎吾故願公子基之以學而已於是三子者各賦詩爲別而予又錄其語序之云

贈郁醫序

周禮有疾醫有瘍醫皆隸於冢宰若今之分內外科者是也瘍醫用五毒之藥注之於創而剗殺之其術與今世不少異然古之醫多良而今之醫多

拙何也周時瘍醫亦得與列乎士歲食其祿而統之以醫師歲終則稽其所治之得失而進退之故庸醫不敢果於殺人以虛糜祿食今世則不然郡邑雖仍前代之制亦嘗建有醫學矣然而名存實亾官不能爲民設醫也官旣不能爲民設醫而所謂瘍醫者尤號賤業大半以市人襍之不能通知致病之原與所以養病之法僅僅守故方以求一驗宐乎其拙之多也卽稍有良者出乎其閒又皆飾車服盛徒御以爲名時其人之緩急而邀劫金帛以爲利放言高論恬不知恥蓋凡爲醫者類然

不獨瘍醫有之也若以周官之制律之其不見黜於醫師者鮮矣吳有郁君某家世習儒而身獨攻瘍醫所傳禁方以試瘍卽效爲人坦易樂施不擇貧富雖徒手來者亦皆予之藥故吳人率愛而歸之予往歲屢病瘍輒之郁君家今來京師復病求如郁君者與之交而不可得於是慨然以爲郁君雖瘍醫而實有士行焉古之爲士者當其不遇或逃於屠販或隱於賣漿之家醫卜之肆郁君豈卽其倫與萬一遇有大力者一旦言郁君於官使之掌疔瘍之政以供醫事而進比於周官下士一命

之列庶幾使郡邑之爲醫者得以進復於古矣乎
惜乎郁君之不遇而良醫之效猶未盡著也若予
固力不足者其何能爲郁君重哉姑爲斯言寓之
使知予深愛郁君之意云

贈外弟金茲昭序

茲昭與其兄穀似其先按使公太僕公父子相繼
以清白至大官子孫世守其家法而君獨以貧故
改業爲醫今年春將之京師穀似贈之以文大略
以術工而安乎命者爲說予三復其言而疑之史
遷有云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然

則術不可以不工也後世不求工於其術而惟不
遇之是患爭名而射利日益以甚以是死於醫與
死於病者更互有之而名爲良醫者閒世而不一
觀也君博學多識尤善於切脈所活吳中人甚多
予與君幼同里閭又內外兄弟也故雖在京師遠
去數千里之外數能以書問相往來於是知其良
者宜莫如予予姑就所見聞言之一戴氏子病陰
虛火盛服清火藥益氣喘不能臥諸醫皆危之君
診其脈曰藥誤耳非死候也肺氣受寒將痿非用
漫桂不可遂以二藥加茱萸地黃倭鉛一服而瘳

類彙卷二十四
一婦人病傷寒日吐虵可數十諸醫以爲胃寒也君獨曰脈洪數而實且口創舌黑面有浮火此陽毒證也安得守仲景成法乎以胃熱治之而瘥一婦人年六十餘矣病面赤喉痛吐痰如涌服涼藥不效一醫以爲少陰虛火改服八味湯又不效君診之曰湯是也以胃氣先傷故不能運諸藥使下輸耳遂用六君子湯加炮薑而瘥一予從兄奇璞卒病中風君以爲元氣大脫法宜峻補而庸醫欲投南星半夏君力爭之主人不聽已而其病少甦衆皆色喜君曰不然後某日當不治果如其期此

數者皆予所見聞然則君之於其術抑何工也今夫京師諸醫無不盛僕馬飾輿服以炫耀耳目不則襍取房中之書坎離龍虎之說自詭祕方以媚權貴人之好考其本術實不逮君遠甚使君挾是以游吾將見士大夫之有事於醫者皆不之佗氏而之君之門矣君豈遂出穀似所云王彥伯下邪顧穀似不察猶慮其萬一之不遇而欲解之以命其用意不亦左乎吾故言此以堅君之志

別朱子錫鬯李子武曾序

嘉興古樵李也或謂之醉李又謂之就李在春秋

類彙卷二十四
時與吾地皆屬吳後置郡又皆屬會稽風土相接
語言相通飲食嗜好與吾地無少異者今錫鬯武
曾兩君子又皆家長水之上距吳江不三舍道太
湖順風挈舟不春宿而抵吾郡南郭門之外故江
浙雖各爲一方而兩君子實予之鄉人也先是予
遇錫鬯京師亟稱其所爲襍文已復遇武曾其稱
之一如錫鬯然錫鬯方入山東巡撫幕中不數數
見而武曾從予浮河涉淮渡揚子東至金陵訪求
六代之故宮遺址賦詩倡和如是者積四百日故
其悉予尤深歲八月予復與兩君子共集京師置

酒歡甚簿書清燕之暇亦欲申肩哆口悉舉史傳
以來三千餘年之所載相與窮日盡晷馳驟往復
於其間而予病則已憊矣兩君子生同邑居同里
客游同時而其爲文亦同出於廬陵錫鬯之文疏
秀可喜而武曾敷腴萼贍尤能暢其所欲言豈非
吾吳之魁然奇偉者邪予旣以病告歸而兩君子
又有志四方車輪馬足其所之殆未可以豫卜也
然則予往而放曠茅茨之下泉石之旁平臯荒渚
之上苟不能離羣索居則必求同志者與相游從
然而人才實難安得復於鄉人中解后奇偉軼羣

之士如兩君子以娛吾病且老乎於斯別也蓋有
遺憾焉詩曰莫往莫來悠悠我思此之謂矣

鈍翁前後類彙卷二十四終

康熙甲寅冬十月

同里周

靖

校字

休寧汪繩武

鈍翁前後類彙卷二十五目錄

序三

兵餉一覽序

漁樵耕牧圖序

代陝西通志序

代魚給諫奏疏序

歸震川先生年譜後序

重訂韻譜序

傷寒書序

說鈴小序

代青陽館規序

代洪氏族譜序

鈍翁前後類彙卷二十五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彙卷二十五

文彙十三

序三

兵餉一覽序

康熙六年九月戶科掌印給事中姚公文然上疏其略曰臣伏念 詔旨每年開征夏稅定於五六月秋糧定於九十月此誠 皇上恤民之美意勦業之良法也然臣見年來各處兵餉俱藉本年催征銀兩為支銷本地及撥協別省之用竊慮來年兵餉開支在於正月而民間開征在五六月相距幾及半載安能隨收隨解不誤軍需乎臣嘗約計

來年春季所入不能充一季所出萬一軍需孔亟不得已又議變更則是美意晦而不彰良法行而復止甚可惜也應請 敕下部臣速查今歲存貯款項與明春一季應行征收款項通盤合算果否充一季兵餉之用如有不敷酌議變通或借發帑金或暫開事例以成就 皇上之良法美意蓋皆所謂權宜之術有類此可推行者統在部臣熟籌皇上詳擇非臣愚昧所能盡知也疏上 天子下其章戶部先是尚書王先生弘祚虞軍需之不繼也乃命予旬按遞年已來存貯錢糧予方移付

文十四司其數猶未集也而會是疏既下王先生督率益急諸司付文亦至予日夜目披手竿釐其蠹敝覈其漏遺錙銖塵渺按籍攢族逾六旬始得存貯銀伍伯肆拾萬兩有奇以復於先生自是兵餉可無虞矣予退復輯其餘意撰錄是書命曰兵餉一覽其端總目爲一篇一每年兵餉所出之數一每年正項襍項所入之數一每年每項存貯候撥兵餉之數其後復詳晰直隸十四布政司爲十六篇一本地每年地丁額征之數有蠲荒一襍項約征之數如缺官住罰變產罪贖之類皆在一每

年貯庫之數一上年奏銷存贖之數已上凡如干條一本地每年兵餉之數

有藩下及綠旗應析者則區為二

一應

撥協餉之數

如雲貴兩廣川閩則無此條

一先年缺額兵餉未

經找撥之數已上又如干條佗如薊州密雲昌平

宣府大同諸營鎮滄州德州保定太原諸駐防額

餉俱附見本地兵餉之左

江寧鎮江杭州西安駐防總在合省兵餉數內

無另款

其已撥某項如干未撥如干支銷抵補某項

如干則用朱書細疏各項之下然後國計之出入

可以瞭如矣夫舉其總則先兵餉而次賦稅者明

職掌也財用以兵餉為急也核其詳則先賦稅而

次兵餉者重物力也財用以賦稅為原也予撰錄

本意蓋如此書既告成會添注尚書馬爾賽建議

於朝格緩征之

詔不行於是司一切催科

如故越明年復廢左右兩餉司而王先生亦遂得

臯去位矣予自惜精力之萃此也久姑藏弄其書

於篋衍而序之云

漁樵耕牧圖序

葉子子吉日夜念其太夫人將以終養請告而歸

於是姜子綺季為作漁樵耕牧四圖董御史玉虬

以大字署其首而諸君子又分咏之於後以贈葉

子予觀之竊有疑也管孔子之立教也嘗黜樊遲
爲小人而鄙老農老圃爲不足學雖子貢欲休於
耕田而亦未始許之至於漢陰之丈人杏壇之下
之漁父與夫長沮桀溺之徒則又奮其汪洋恣肆
之說詆譏孔氏而芴及其弟子俱所不免其意顯
與聖人相背蓋所謂道不同也葉子學於孔子方
欲讀書勵行繼絕業於千載之上而顧區區慕此
四者得毋大悖孔子之教乎哉且此四者亦不易
爲矣古人爲之類皆谿刻寡恩盡弃其爵祿之榮
衣服飲食家室之奉蓬首垢面苦形勞神而不之

恤然後能習其器而嫻其事終身自放於山顛水
涯修林平阪之間如丈人漁父之屬是也今葉子
果自謂能之乎抑不能而姑試爲之已乎吾以爲
葉子生長魯介而回翔文學侍從之列良有年矣
爵祿非不榮也衣服飲食之奉非不日趨於僂安
也取諸物者弘而所以自衛其身者厚然則葉子
之於此四者固不暇嫻且習也假使一旦賈賈焉
爲之此其中必愀然而不樂其外必勉強焦瘁而
難堪夫以不嫻之事不習之器加又有不樂難堪
之情卽欲如古人之終身自放庸可得邪此吾所

爲疑也雖然以此言序此圖亦少謬矣蓋吾聞葉子之先大夫有別墅在鄧馭之麓其地左山右湖崇溪而幽秀舉凡四者之人無不畢集乎此葉子試奉侍太夫人往而挾其軒輿几杖從容湖山之旁旣足爲游觀之適及其時日稍暇則又凭欄而望擁邈而吟然後徐屣此圖以技其人物風景相似與否夫亦將爲之蹶然一笑也

代陝西通志序

康熙四年予奉簡書經行秦中輅車西指幾徧雍梁二州之境其間名山巨河鳥道雲棧沙渦盤陞

溪峻窅眇可喜可愕之地無不周歷至於數千百年已來故宮廢壘與夫荒陵壞寢殘碑斷碣金石之遺文有足備稽覈助鑒戒者亦無不覽觀因是竊念小雅皇皇者粦之詩所云諏詢謀度者使臣之事也舉予騏駱所至耳目所見聞悉當攜摭記注以自寓其每懷靡及之義而予才識舛陋未有成書殆不能無遺憾也及使竣東還得觀巡撫賈公所輯陝西通志苞古酌今分條晰類該贍周詳有典有要其裨益於秦人甚多於是作而歎曰此書成而予諏詢謀度之懷庶可藉以少慰矣顧公

之建節三秦也幅員之廣幾半天下機務芻午日
不暇給公既綏集其民人而苗薈櫛理之而又能
窮按遠采悉境內之山川土風文物典章之屬一
一臚列以爲此書自非具周密之識雄偉博大非
常之才可以四達而不窮者其何由成此哉抑公
嘗填撫我中州矣其措置方略率與秦中無異前
所成河南通志予嘗受之率業亦猶今日之讀此
書也自古論天下形勢者皆曰關中爲首洛陽爲
腹成王之造周也必使鎬京與新邑洛竝重降而
訖於東漢隋唐之時亦必東西建都屹然如一蓋

天下根本要害之區莫有過焉者惟公能宣布
國家之威德周浹芻魄於兩重地之間其爲天
子所倚毗與四方所觀瞻固非一日矣此書告成
益以見公之才識芻暢四達如此也予家中州習
公方略有繫顧又以使命至秦辱與公周旋數年
之中而兩讀公所成不朽之書抑何其厚幸與遂
爲之序

代魚給諫奏疏序

魚子仲升居掖垣者三年奏疏數十上所言皆
國家大計可見施行於是仲升名聞天下而會其

請告以歸遂輯前後所得凡一卷屬予序而傳之
夫以仲升之立朝也深思遠慮通達事宐京師
士大夫無不謂仲升者唐之魏鄭公陸宣公之流
亞也予則因其世而論之以爲太宗愛名之心勝
而躁於圖功故鄭公言而聽者什之七德宗自用
之心勝而疏於救敗故宣公言而不卽聽者亦什
之七自古人臣遇主可謂艱矣今天子求言若
渴而仲升與僚友亦皆爭奮於言以自建豎舉凡
政理之得失人事之利弊條教章程之沿革廢興
未嘗有知而不言言而不行者蓋君臣上下之間

勵精圖治方以唐虞三代爲法此雖貞觀有所不
能及而何有建中貞元之故事乎故仲升所遇視
鄭公宣公爲易然又有難者兩公之於唐也不爲
宰相則爲翰林入寄心膂出備股肱非若仲升疏
逖之士專以言爲責者也故曰仲升難古之有言
責者面折廷諍常至於不可勝計如是而猶有所
不能盡然後不得已著諸奏疏故其爲言之路寬
今則不無稍狹矣國家旣無延英召對之典而
伏蒲叩闕之風又久遠而不可復舉雖以仲升之
賢所藉以結主知就臣列者惟奏疏在耳故曰

仲升難然而仲升之所建豎亦可概見於此矣今試取而讀之典而不蕪直而不訐其用心甚公忠而持議甚愷切行且與唐虞之都俞商周之對揚入告者竝而未知其孰先孰後也夫豈獨不媿兩公而已哉然則仲升雖歸天子將召而大用之不久矣

歸震川先生年譜後序

先生既歿之後其族弟道傳刻遺集二十卷其子子祐子寧又刻集三十二卷二本去取多不同而子祐等所刻有詩一卷又附行述墓表誌銘一卷

視道傳本稍備而獨無年譜琬溪愔之因略其事蹟稍次第之以示高山仰止之義夫當明之中葉士大夫爭言古文往往勦襲史漢諸書以相較轆紛紜倡和徧於東南此先生所深歎於妄庸人爲之巨子者也於是退處荒江宋莫之瀕獨與其門人子弟講求六藝慨然以斯文爲己任而欲遠追游夏之徒於千數百年之上不亦豪傑之士哉蓋琬嘗因所譜而推原其始末矣以先生之學識自當出入禁林蚤居簪筆荷橐之選顧獨連蹇蹉跎凡九上春官而始得一第斯已謂之不卒然且困

於州縣之職不理於媚妒者之口齟齬數年坐及
遲暮而後從散僚之中與掌外制方欲以高文大
冊自鳴天子之前而又溘焉長往矣先生乞致仕
疏所云作唐一經成漢二史者固有其志而未及
疇也然則區區遺集亦何足以概先生哉王文肅
公嘗稱先生之文如清廟之瑟壹倡三歎無意於
感人而懽愉慘惻之思溢於言外可謂大雅不羣
者竊歎以爲知言去年夏琬屬同年生徐子元文
從先生之曾孫莊乞寫其遺像以來而元文至今
猶未有以復也當致書促之而先識其事於此將

以附於譜之右方

重訂韻補序

凡字莫不有聲有音故平上去入四聲爲之經宮
商角徵羽半徵半商七音爲之緯而後切韻協韻
興焉所以盡韻學之正變也夾漈鄭氏獨倡急慢
諧聲之說如中之協十陽激之協十八藥皆協韻
也而鄭氏以中央之急聲爲張取證於古豔歌以
激搏之急聲爲郭取證於西京賦此其說蓋本梵
書之合音而於六經諸子所謂協韻之道尚未之
備也惟吳棫才老所作韻補最爲淹洽嗣後朱晦

菴先生遂悉采之以協詩三百篇與楚離騷蓋其
爲大儒取重如此非徒有功於小學而已也今夫
世之士大夫羣焉宗尚者惟劉淵韻略一書耳其
佗如陸法言之所輯孫愐之所增宋祁鄭戩之所
修定所謂二百六韻者俱茫然弗之辨矣而顧暇
問協韻乎哉予謂唐宋韻箴銘贊頌騷賦歌謠
詩從今者也故宐於唐宋韻箴銘贊頌騷賦歌謠
之屬法古者也故宐於閒用協韻爲古文而不知
協韻是猶觀樂而不知琴瑟習禮而不知籩豆也
其可乎然則才老之有此編也信乎其不可少也

韓退之言凡爲文辭宐略識字苟能通字義之原
流審其聲音考其偏芴點畫而又求之協韻始可
謂之識字矣至於近世好古之儒往往譏排協韻
之非甚而上之疑孔子之繫易次之黜顏師古章
懷太子之注兩漢書其說愈長而其辨愈細則又
予所不得而知也

傷寒書序

予聞醫之有方也猶敵之有圖弈之有譜善用之
足以制勝不善用之未有不失算而敗者也故河
汾氏之言曰醫者意也藥者淪也先得大意後以

藥物通瀾之此可謂善言醫者矣今世之業醫者不然率皆以有定之方治無定之病不問其人之起居食息與夫時俗之溫嚴燥溼而概以成格進之吾不知於其所謂意者果有合焉否也嗟乎學書紙費學醫人費以庸醫之多誤也其不至費人者少矣夫襍病猶可無誤卽不牽而至於誤矣或得與失參半猶可尋其指歸爲之補救獨傷寒一證既有陰陽表裏之異於其中又有三陰三陽半表半裏虛實傳變畱匿隱伏難測之微自仲景立經王叔和朱奉議成無已之屬爲之疏明辨釋習

者固非一家其閒經督營絡汗吐溫下證若繭絲法同射覆投之稍乖死生判焉非若襍病之可以或誤者也是以識者兢兢慎之友人某縈精其術於是攬摭六經加之論斷爲傷寒一書要以先得大意爲主蓋亦河汾氏之指也前人論難此證至三百六十明時惟陶尚文最得綱領然頗詆仲景傷寒論謂非全書而王宇泰又嘗攻陶氏之短以爲尙未望見易水門牆蓋其紛紜聚訟如此惟是書折衷其閒尤極詳備以是指示後學其用力良亦勤矣夫庾跗扁鵲之徒旣不可再得則擇其術

之工巧者而服習焉庶亦不至費人也夫

說鈴小序

汪子方爲說鈴有客見而笑曰何吾子著錄之不倫也夫四方之大夫士聯車轄結衣衽而來遊京師者非以市奇弔詭也梯榮焉止爾媒利焉止爾梯榮故名顯媒利故實厚乃吾子舍是二者而日操紙舒翰從事於此書以名則窮以實則左得毋奇且詭與汪子應之曰客之所謂名實者褻衣緩帶之倫舉不免焉然方其下儼直勾休沐也則必絲竹以諧耳妖冶以悅目樗蒲博塞之具以怡情

肆志一張一弛其由是道久矣今客視乎吾之室空然孑然蕭然闐然於絲竹無有也圖史而已於妖冶無有也蓬垢而已於樗蒲博塞無有也故簏敗几而已然且無以自娛其若窮愁何於是追憶舊聞手纂口誦不絲竹而諧無妖冶而悅非樗蒲博塞之具而亦肆焉忘返者誠不知其不可也噫吾欲梯榮則倦而無階欲媒利則困而乏餌而又病夫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故寧取裁於此尙何奇之能市而何詭之可弔邪客遂笑而去說鈴之義蓋取諸法言吾子篇其書則與世說語林略相

類

代青陽館規序

古之仕宦者自比長閭師而上其蒞官行政皆不出乎鄉一鄉之中吉凶有無相賙恤歲時伏臘饗酬飲射相周旋是何風俗之美也蓋其爲之君者有八刑三物之法以治其衆降而公卿以下有大小宗之法以序其子孫故能整齊而聯屬之凡所云敦族睦姻救災恤患者莫不纖悉備舉士大夫生其時進而登於朝其比肩者皆吾親故也退而休於家與游於黨庠術序其相見往來者非吾親

故又皆吾子弟也居者有禮讓之教愛敬之心行者無踦栖旅食輕去其鄉之患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不信然與逮先王之法不行而輿自仕宦下訖商旅不能不散而佗之而京師爲四方都會往往交轂結衽鱗次而麇集雖其同邑共井之人親故子弟相距數千里之外者恒遇之於京師則所以整齊聯屬之者尤不可以無其道也於是一方之士大夫規地作館而寓敦睦救恤諸遺法於其中蓋隱然以先王之治一鄉者行之豈非善復古者哉前明萬曆中吾鄉嘗置會館一

區又鏤館規三十則於版比年以來傾圮廢墜日以益甚同邑孫君茂先懼無以整齊聯屬其鄉人也趨告予曰益亟圖之予諾其請遂捐奉金若干以倡而孫君復身董其役不期月門屏堂宇悉還舊觀又增葺館規次第告成夫吾青陽之在江表也僻處一隅其俗繁號愿樸類能以敦睦相教誠可謂美矣使一旦來遊京師又皆循是規而守之至於吉凶有無歲時往還一本乎古之愛敬禮讓而未始有畸旅之歎雖不能不出其鄉猶爲不失先王之遺意也予故樂得而序之

代洪氏族譜序

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管者先王之以親睦教天下也畫其田而井之設鄉大夫黨正族師比長以誠諭之顧又聯之以姓立爲宗法使之合族而食序以昭穆冠昏則告喪葬則赴歲時燕饗相率登宗子之廟而揖讓進退其閒此王道所以隆也後之儒者以爲大宗旣不可復矣不得已而思復小宗以存王道於什一夫俗之千古若也蓋已久矣親親之誼薄而歡欣愛敬之心微彼其視族之人也誠無以別於行路也雖其近

在五世之內者既死猶相爲服然特劫於令甲而行之耳非有惻怛悽愴出於誠然者也卽卒而存小宗之說虛名焉耳已文具焉耳已求諸先王親睦之教豈有當哉然則宗法其窮乎當夫法之始立也舉凡氏姓之本末子孫羣從之親疏逖邇枝分派別固不必系之以圖誌之以牒未有不瞭然者也自大宗小宗亾而世譜興焉學士大夫之爲譜也所以維宗法之窮也吾先世自唐時始居曲阿一遷婺之官阮再遷休寧之黃石宋南渡後又遷洪原而族始益熾訖於今日散徙者不可勝計

鈍翁前後稟卷二十六目錄

序四

禮記說義纂訂序

遠志之苗序

遠志之苗後序

古今五服考異序一

古今五服考異序二

古今五服考異後序

五服圖後序

按正東都事略前序

類彙卷二十六目錄
校正東都事略後序

東都事略跋序一

東都事略跋序二

識小錄序

砥齋集序

純翁前後類彙卷二十六目錄終

純翁前後類彙卷二十六

文彙十四

序四

禮記說義纂訂序

三禮不明久矣官器之異同儀文度數之詳略其
間紛紜輻輳疑不可信者蓋夏僕不能數而立馬
不能算也姑卽禮記言之一郊也或曰用辛日或
曰擇元日然則元日爲是乎辛日爲是乎一禘也
或曰春祭或曰夏祭然則祭於夏爲是乎祭於春
爲是乎一廟制也或曰大夫有皇考廟或曰有太
祖而無皇考然則宐從祭法乎抑宐從王制乎一

奔喪也或曰大功望門而哭或曰見喪者之鄉而
哭然則宐從雜記乎抑宐從奔喪乎一禫祭也或
曰中月或曰祥而禫然則宐用二十五月乎抑用
二十七月乎一異父昆弟之喪也或曰大功或曰
齊衰然則宐依子游說乎抑依子夏說乎四十九
篇出於小戴一家而猶彼此乖反此皆學者所當
盡心也漢唐儒者往往膠守師說而不能詳加考
求訖於前明則特視爲科舉時文之業口傳耳剽
以冀倖一第實無人焉綜核貫穿於其中何怪乎
學日益陋識日益卑四方之風俗亦日益壞而天

理民彝或幾乎息也關西楊公鳳閣盡心於禮者
有年獨能芻綜儀禮周官二經淹貫馬伏鄭王諸
訓故以成此書取而讀之則吾前之所疑者公固
已深思自得或微引其緒或詳折其衷繭搗解剝
悉犁然而筆之於書矣以是裨補世教夫豈淺鮮
也哉於是公從子三開使君釀金刻諸吳下工竣
而命予序之予於禮經繁非專家而願因公之書
以其餘日稍盡心焉故遂承使君命爲之序

遠志之苗序

前明御馬監太監劉若愚直隸延慶州左衛人崇

類彙卷二十六
二
禎初以魏忠賢黨下獄若愚自辨頗力在獄中纂
此書所述妖書及客魏始末最悉卷首曰寺人小
草又曰遠志之苗與酌中志略大同小異此蓋其
槁本也予借諸文氏筆畫譌謬且襍以行草遂別
加繕錄而序之曰嗚呼凡國家之患一曰女寵二
曰宦寺而外戚與藩鎮猶不與焉何也女子小人
其類同其志同其闖伺也狡而淡而其結納也亦
近而僂日夕於人主之側不蠱之以聲利卽中之
以土木導之以犬馬遊幸未有不相爲表裏者也
然考諸前世所以亂且亾者往往成於宦寺而始

於女寵漢有王聖與其女伯榮在內然後江京李
閏之徒因之而黃門常侍遂熾唐有張良娣干豫
政事然後李輔國程元振之徒因之而北司遂以
亾唐蓋女子小人皆足以致患而女寵之惑人主
也尤甚牢根固蒂盤結於閨闈之間陽託人主之
權而陰樹左右羣小以爲援諫官之所不能糾而
重臣之所不敢問此誠名亂之本也夫安得有不
亾者哉前明亦然始之以鄭貴妃繼之以李選侍
復繼之以乳媪客氏而魏忠賢始棄其隙竊弄人
主之威福以號召同黨誅鉏異己外廷之覬覦富

賈者又莫不夤緣朋比朝鄭李而夕客魏於是釀
搢紳門戶之禍者紛紜膠輻坐五十年及其末也
賢人君子大則糜爛於詔獄次則銷磨於罷官遣
戍而明之社稷遂漫淫傾仆而不可復支然則宦
寺之爲患又未有不由女寵者也嗚呼千尋之木
非不高也吞舟之魚非不大也至其腐敗則必自
內始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後之長國家者
可不戒哉可不慎哉

遠志之苗後序

此書二十一篇每卷首俱鈐憲所生處小圖記卷

尾又鈐劉若愚印或興智之印或劉時敏印興智
爲若愚字時敏則原名也其目曰憂危竝議前紀
第一後紀第二先帝誕生第三今上瑞徵第四三
朝典禮之臣第五先監遺事第六兩朝椒難第七
正監蒙難第八逆賢擅政第九外來綫索第十各
家經營第十一本章經手第十二客魏始末第十
三逆賢脇從第十四黑頭援立第十五內臣執掌
第十六大內規制第十七內府有版經書第十八
內臣服佩第十九見聞瑣事第二十纍臣自敘第
二十一而酌中志略則加大審平反飲食好尚遼

左弃地三篇爲二十四然平反事已在先監篇中
遼左事亦在自敘中矣惟飲食篇無之兩書敘事
詳略互異所列外朝臣僚姓名亦然此書稱崇禎
三年七月志略稱七年六月首尾相距四年蓋志
略繫後來改本而此爲原槁可參觀云

古今五服考異序一

管者魯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而兩漢猶
有專名禮服之學者至於馬融鄭玄王肅譙周之
屬皆號通儒莫不條析異同反覆拳拳於此勉齋
黃先生亦嘗欲撰次喪服圖式而附古今沿革於

其後惜乎未及成書而遽歿也自晚近以來諱爲
凶事往往弃而不講於是士大夫持服之時率皆
私行其習臆而王者制禮之意微矣予竊慨焉故
作此考以儀禮爲案而以今之律文斷之中間發
明辨正襍采諸家之書而稍述鄙見於其末孔子
曰丘小人也何足以知禮孔子且云爾而况陋劣
如琬者乎然用以羽翼律文始不無小補云

古今五服考異序二

有問予者曰禮與律文不同今吾子之爲此考也
率皆取裁於律是毋乃徇今而不古之好與予告

之曰非也蓋嘗三復喪服傳而不能以無疑夫高祖在九屬之內大夫得立高祖廟士亦得祀高祖而顧不爲之服可疑一也會祖距祖一世顧爲祖齊衰期而爲會祖三月其降殺不太甚乎可疑二也丈夫三十而娶而爲之妻者乃有夫之姊之長殤之服可疑三也支子不祭則不得立廟尙何有於孤幼而繼父乃得爲前妻之子築宮廟可疑四也舅與從母皆母之黨也顧爲從母小功而爲舅止於緦抑何輕舅而重從母也可疑五也大夫絕緦於其芻親皆然而獨服賢臣賢妾可疑六也漢

魏諸儒守其師說牢固而不之變中間雖有舛譌往往從而曲爲之解自唐以來賢君察相知服制之當隨時損益也於是鳩集衆議而稱制以決之縣諸令甲以齊一之至於今日其文益詳且密吾聞之也禮有與民變革者矣其不可變革者則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也夫賢君察相因乎其所不可變革而損益其可變革者不亦善乎而又何周制之兢兢焉彼徇今而不通於古與好古而不協於今是皆謂之俗儒君子弗與也客旣退遂錄之以爲序

古今五服考異後序

右所作古今五服考異八卷凡八閱月九易彙而始成予嘗考周禮凡大喪小宗伯縣衰冠之式於路門大僕縣首服之灋於宮門肆師禁男女之衰不中灋者卿大夫之喪肆師則相其禮職喪則以國之喪禮蒞其禁令序其事是故無不嫻於五服者今雖律文具在而世風猥惡凡喪服與居喪之節鮮有能遵令甲者矣而國家又無專官以董之於是苟簡慢易日以成俗甚則承譌襲謬違失制禮之意豈不大可痛哉予不揆禱昧願爲卿大

夫之相禮序事者故敢櫟楛古今以成此考雖或訶責其怪迂頗僻非所恤也至於自大小殮以訖祥禫其儀文度數之詳近古而不倍於今者莫如溫文公書儀徽文公家禮惟學者酌而行之茲不備及云

五服圖後序

按勉齋黃氏儀禮經傳續及信齋楊氏儀禮圖一書其喪服門諸圖雖本儀禮而實參之以小戴記予所作則悉取喪服傳本文而又各以律文圖次之蓋前賢所重在攻經而予所重在遵律宐其彼

類彙卷二十六
此不同也禮時爲大晉者殷人旣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從周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蓋善殷也夫於周則從之於殷則善之而不從者此無佗非時王之制故也朱子曰古今異宜禮文之變有不可考者又曰居周之世而欲行夏商之禮所謂反古之道由此言之學者之論禮服也當知所取法矣

校正東都事略前序

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宋承議郎知龍州王偁撰偁字季平眉州眉山人淳熙中翰林洪文敏公表

上其書且薦偁刻意史學詔除直祕閣宋史不列偁儒林文苑傳中故不詳其始末考陳氏書錄解題謂此書紀傳附錄略皆具體但太簡略未爲全善岳氏程史亦嘗指摘其誤而朱徽公示學者以爲止說得一影子南宋諸儒皆非深習其書者也及予取而讀之其詞質而不俚繇而不歲至於蔡京王黼諸傳則又約略史記封禪平準諸體襍議論於敘事之中尤能推原禍亂所自始流連反覆三致意焉此其文章殆亦未可盡沒也元脫脫修史大率采取於此而中間用佗書增補者又不啻

十之三四蓋南渡甫經兵燹之餘祖宗殿閣所藏
既悉燬於劫火而凡士大夫家彙別集與夫行狀
志銘則又以流離播遷不免散落僂之哀輯網羅
良云艱矣故雖自成一家而猶間有所遺漏如諸
儒云云者此非僂之過也自近歲以來其書流傳
江南者絕少常熟錢尚書受之遂謂宋史鹵莽如
欲重修必當參之以此則予亦未敢以爲信也今
年秋始購此本於吳山吳氏其人邨夫子不達文
義遇所不解輒以私臆奮筆改竄又仍襲旣久敗
紙故墨脫譌甚多烏焉亥豕開卷叢襍於是掇拾
其有可據依者麤加是正其餘則姑付諸闕如以
俟後之博識君子先是予承乏郎舍聞眞定梁尚
書家有宋版事略一部完好可愛惜不及見今老
矣無復能再至京師攜此本以就正於尚書蓋耿
耿有遺憾云

校正東都事略後序

予凡三披此書矣自此以後麤聯屬可讀竊謂鈔
本之譌有四有音近而誤者有點畫相似而誤者
有因錯簡脫葉沿襲而誤者有因後生淺學不達
文義妄加竄易而誤者大率鬻書之輩急於射利

往往雇倩學究及做書邨童傳寫之所致也陸務觀曰印本一誤遂無別本可證抑知數百年以後鈔本之爲害更甚於印本於是東南藏書家必購宋鈔爲上蓋宋時士大夫類皆手自繕錄筆墨精好而又勤於校讎非近今可及故也至於此書原本或以義作乂以曙作曉以桓作宀又以完作全之類皆避祖宗廟諱嫌名故與脫脫所修不同讀者不可妄改云

東都事略跋序一

予欲修宋史舊矣會浮沈仕宦者十有五年不暇

具橐訖今則髮白齒搖行將五十矣老景侵尋學植蕪廢此志不就可爲浩歎也自秋以來旣拔此書且記憶平生所得略疏於紀傳之後凡若干條先儒有曰史家多取諸誌狀全是子孫門人揜惡溢美之詞又曰因官文書紀事往往是非失實由是言之予非敢妄肆褒譏也亦欲哀小說述異聞稍吐其胷中之一二以與此書麤相發明庶於後之君子有志史學者不無小補云爾

東都事略跋序二

予爲此書於王同老之謗也不敢專主文富洛蜀

類彙卷二十六
之相攻擊也不敢專主伊川道君之禪位及姚平仲之劫寨也不敢專主吳敏與李忠定又謂神宗時陳世儒夫婦之獄則欲僭以誣呂申公徽宗時趙諗之獄則欲僭以排曾子宣王案之獄則欲僭以傾劉昫此皆當國者深文羅織不足爲據至如李重進之死事歐陽文忠之闢佛皆有異論蓋往往取諸小說顯然與正史相反夫舜囚堯太甲誅伊尹此皆書之所不載聖人之所不道而後世猶述而志之凡所謂信傳信疑傳疑也予蓋略倣此意不然古人之骨已朽其墓木已夸矣於吾何怨

何德而爲此無忌憚之言哉覽者詳之

識小錄序

公勇予同年生其尊甫先生予嘗爲之作傳所謂潁川劉惟中者是也先生在勝國末以任俠著聞是時流賊方大起潁當賊衝先生日夜部勒其鄉人子弟爲潁捍守其後竟死於賊公勇甫冠舉於鄉意氣卓犖與先生略相類數往來兵閒爲諸大帥畫策及江南內附公勇亦進士高第會有家難奔其所得刑部主事入蘇門山從孫徵君奇逢著隱者服然公勇爲人輕財喜事頗寓意聲色爲樂

實不能久畱山中也一旦舍徵君去之梁宋閒與其故文把酒賦詩談笑岸傲自若逾數年復出補刑部進吏部郎且驥驥通顯矣平居不嘗爲文然爲之輒隋拔有致有潁川前賢詩序若干篇刻畫情事最簡遠可誦今者又從休沐之暇悉取數千年來宗彝鬪洗書畫翫好之物嘗所見聞者披剝其工竄真鴈詮次成錄儼然近代之收藏賞鑒家也管韓退之謂注爾雅蟲魚者非磊落人顧公勇家世任俠又平時數用意氣自豪而觀其所著錄委曲詳瑣如此噫吾烏能測公勇之人哉

砥齋集序

砥齋集者寧陰王子弘撰字無異之所作彙而刻諸京師者也王子旣與予定文因出是集示予予讀至孫督師傳庭公傳往復數四輒爲慨然以歎淒然以悲也前明崇禎之季中朝士大夫日夜分立門戶以相攻訐至於國事之顛覆盜賊之蔓延中原秦楚之陸沈版盪率弃置不復誰何先儒謂揚之水閔鄭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亾予於愍帝亦云當是時惟督師公忼慨任事所撲滅流寇不可勝計而卒爲宦寺之所搖撼政府之所把持

不獲盡展其用以及於禍蓋督師公死而明之大
執已不可爲矣王子之爲是傳也其采輯情事既
詳且核加以敘次簡潔有法頗得太史公傳傳斬
削成之遺意所以不朽督師公者不端有賴於王
子乎王子故嘗以山史自號觀其學識如此信乎
其近於史矣今 天子方詔修 太宗 世祖實
錄及前明史書逾年於此行且考求徵聘之典綱
羅山林老成淹雅隱逸之士以廣儲其選使王子
得給筆札廁身玉堂之中發凡起例是是非非必
不苟同流俗雖以之爭光日月不難而惜乎其布

衣苾屨沈淪諸生閒而莫之爲援也苟得一二鉅
公出氣力以左右之其所撰述豈止是哉王子多
諳前明故實尤好鑒別唐宋以來法書名畫平生
爲文甚夥其議論馳騁古今悉有據依非苟作者
於是顧謂予曰某將舍吾子西歸矣吾子奉以一
言序其文予旣爲之序則又慤畱之曰吾方以史
事望王子始未可以西也益姑弛橐少埃之

鈍翁前後類橐卷二十六終

康熙甲寅冬十月
同里周靖
休寧汪繩武
拔字

鈍翁前後類彙卷二十七目錄
序五

安南日記序

讀書正譌序

汪氏族譜序

族譜後序

鳴道集說序

歸詩考異序

屬雲閣文集小序

永寧接衆禪院募疏序

類彙卷二十七目錄
募修三畏齋序略

鈍翁前後類彙卷二十七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彙卷二十七

文彙十五

序五

安南日記序

惟其氣能勝天下之事然後可以立天下之大節
成天下之大功學士大夫進則建勳名於朝退則
齊得喪一死生睥睨萬物浩然天地之內當是時
也蹈水火膏鼎鑊而不怵投之以三公之尊萬鍾
之富而弃之若唾涕然此其故何也惟氣有以勝
之也張子房諸葛孔明李長源之流或事大度之
主或立於猜嫌忌諱之朝所遇不同而同歸於成

功談笑揮席之頃而風采譽望著聞於天下小人
宦侍相與環伺而訖莫敢動搖數千百年之後印
其遺烈考求其言語文章而知其所得於氣者匪
眇小也不然雖有賁獲之勇儀秦之辨淳于棼里
之智平居憫然自命而及其臨事苟氣不足以充
之未有不渙忍退瑟盡喪其所守者吾遊四方所
交賢俊多矣未嘗敢以氣許之惟吾楊子庶幾焉
國家承平幾三十年士大夫膠守文墨雄偉不
羣之才詘然無所表見而楊子獨受知 主上驟
被 簡命函尺一之詔出使瘴癘不測之區不借

一夫不攜一刃而能逆懾其驕王倖相切中其要
領而力回其強悍不臣之心使盡挈所有侵疆返
諸鄰境不啻折券之易試讀其所與國王書後先
援據故事踔厲駿發爛然明析彼陸賈終童豈足
爲楊子道哉吾嘗謂楊子所爲極難殆非卒然可
辦者也向在京師見楊子博洽古今發諸論議無
不纏纏可聽諸名卿賢人皆慕而與之游旣使交
趾往返萬里所在餽遺一不入其橐其爲人介而
能和多才而有守益所養之久且裕如此宐乎不
辱 天子之命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楊

子始有之矣故於其刻日記也書此以序之

讀書正譌序

吾讀春秋而深有感於後之學者也當周之衰也周文公之遺風漸息會盟征伐列國日相尋焉然其君率皆習於禮其卿大夫率皆嫻於訓詞降而至於閨房之婦女四夸之君長莫不彬彬然以文自淑蓋有漢唐以來好古者之所不能加老師宿儒善爲訓故者之所不及究者矣是故穆姜魯之淫婦人也而能賦綠衣之卒章能釋隨卦之彖辭戎子郊子皆齋夸也而戎子能誦青蠅郊子能識

少皞氏之故延州來季子荆蠻之介弟非繁通上國者也及其聘魯一聞周樂而能熟悉其盛衰興廢後之學者束書不觀故雖典籍具在而承譌襲謬遺忘其原委者多矣於是方言里諺蕪歲而不可解者往往出於士大夫之口而登於其筆使當衰周之時且不得與淫婦人者竝況可廁諸晉叔向鄭子產楚左史倚相之側乎吾嘗推求其故蓋濫觴於南宋漫淫於明季風靡波屬訖今日而遂爲極也何休氏有言尚古學賢文章者謂之俗儒由近世學者觀之則吾之爲學也殆亦難乎免於

其俗矣顧猶不能自己遂作斯編用以是正文章
家紕滿異時成書俾後進得采吾說以爲鑑

汪氏族譜序

宗法之亾久矣別子爲祖繼別爲宗何謂祖別子
始爲大夫者是也何謂宗別子之適世世繼起爲
大夫者是也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
不遷者也此先王尊祖敬宗收族之意也自世爵
世祿之制廢而宗法始壞矣後之儒者亦欲講求
而推行之而訖於不可得非宗法之難復也制度
之變風俗之澆爲之也古者大夫三廟又有采以

處其子孫今之大宗降爲編氓者多矣無廟也無
田也其能率其族之費且顯者以歲時旅薦於寢
乎此不可行者一也古者族人異宮而同財有餘
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子弟有歸器則必獻其
上而後敢服用其次今之父兄子弟往往爭銖金
尺帛而至於怨憤詬鬪相戕殺者殆不知其幾也
顧欲萃宗子與族人之衣服什器及其車馬賄財
悉委諸公而無所私乎此不可行者二也古者絕
族無施服然而所以重大宗者有加焉宗子死則
族人爲之服齊衰三月其母妻死亦然雖大夫不

之降今令甲無是也宗婦死則夫雖母在爲之禫宗子之長子死父爲之斬衰三年今令甲又無是也此不可行者三也故吾之譜吾族也不言宗非拙吾宗也悼宗法之不復而有不得已者於此也此制度之變風俗之澆也抑孔子嘗有言曰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是故義非仁不立也仁非義不行也凡爲吾父兄子弟者苟能知仁義尊親之說而使內外有別長幼親疏有序有無相賙吉凶患難相助伏臘饗蟠祭饗飲食相周旋如此則雖不言宗而宗法

寓其中矣

族譜後序

吾譜吾族而不言宗也抑有微意焉吾族繼始祖者爲適子處士公公之適子顯歿無後不後兄弟之子而後異姓子則大宗之絕者殆三百年矣繼高祖者爲適子贈參政公參政公之適子贈刑部公刑部公之適子度歿無後不後兄弟之子而後母弟廣州公廣州公官刑部乃謂兄弟不相爲後久之而始以己之幼子爲之後則小宗幾絕而牽不至於絕者又數十年矣然則吾之不言宗也微

獨爲宗法不可復也誠大不得已焉耳又吾仲搢
九有言曰譜牒之廢也廢於貧且賤者什之三而
廢於富且貴者什之七富者或恥其家之衰落則
扳援大族而強附之貴者或傲焉忘其先世之遺
澤而過慮族人之貧者覬覦其錙銖則惟恐遠之
不速也夫富者旣強附人之宗而貴者又思急遠
其宗於是譜牒雖存而實亾矣信哉斯言凡爲吾
族者不可不深長思也詩有之豈無他人不如我
同姓吾故述諸譜末以爲父子兄弟鑑云

鳴道集說序

金尚書右司都事李君純甫字之純別自號屏山
居士弘州襄陰人一云純甫其字也歷官始末具
在金史文藝傳元裕之所謂中原豪傑者是已予
得其所著鳴道集說讀之其說根柢性命而加之
以變幻詭譎大略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後道術將
裂故奉老聃孔子孟子莊周洎佛如來爲五聖人
而推老莊浮屠之言以爲能合於吾孔孟又推唐
之李習之宋之王介甫父子蘇子瞻兄弟以爲能
陰引老莊浮屠之言以證明吾孔孟諸書於是發
爲雄詞怪辨委曲疏通其所見而極其指趣則往

往歸之於佛凡宋儒之闢佛者大肆掎擊自司馬文正公而下訖於程朱無得免者予始讀之而駭中讀之而疑三讀之而歎其說之過也蓋自唐宋以來士大夫浸淫釋氏之學俗以附會經傳粉飾儒術者閒亦有之然未有從橫捭闔敢於佃聖人之規矩如屏山者一何衛浮屠如是之誠而翦吾儒之羽翼如是之嚴且力與迹其流敝視荀卿氏之言性惡墨翟子之論短喪殆加甚焉姑弄其書篋衍而序之如右其論學者有云內有三疵外有四孽何謂三疵識鑿之而賊氣馮之而亢才蕩之而浮何謂四孽學封之而塞辨諤之而疑文甘之而狂名錮之而死此則淡中學者之病故錄之按金史以集說爲集解殆非是當從黃侍講序爲正此序今不載侍講集中

歸詩考異序

予撰先生全集考異蓋以崑山本爲之主而悉附佗本異同於其下至於先生之詩惟崑山本刻入外集新本刻入別集而復古堂本常熟本舉皆無之故予所考者止於新本而已閒嘗竊怪舊刻諸詩往往有出入孫恂廣韻及吳才老韻者最爲古

雅而新本多從近世所行俗韻不知何以異同如此或謂歸氏有家藏鈔本可訂則又略考其所刻全集如歸孝子傳徐郡丞惠政記等篇皆不主鈔本而參用崑山常熟兩本如上王都御史書周憲副行狀等篇則僅僅節略鈔本數語之不同者附注於篇末固未嘗專用鈔本以爲據依也又竊意其家所藏者或未必果出於先生之筆授而其技讎此鈔本之人亦未必親事先生而習見其讀書爲文者也於是諸家之本紛紜錯出而後生淺學讀先生之詩若文者幾莫知所適從矣晉朱子序

韓文考異曰姑考諸本之同異而兼存之以待覽者之自擇云云予故私淑朱子之例亦不免有所疏通證明而自顧其學識之陋劣終未敢憚憚然自騁其臆而妄加筆削於其間也覽者詳之全集考異卷帙頗夥不能遽鐫版以行世而其大指則已見於此云

歸文全集考異今改名歸文辨誣錄

屬雲閣文集小序

嘉興李子斯年予友武曾之伯兄也耳其名旣久而未及目其所爲文去年秋武曾以一編示予則儼然陳梁之餘馥而徐庾之後勁也方爲之紬繹

數四而或者用綺靡少之予曰否否蓋自晚近以
來凡抗聲藝苑者類皆以起衰復古自命而後儷
偶之言詘焉雖然言各有當也使李子而欲如大
家巨儒馳驟皇王羽翼經史則其文固有所不暇
至於覽山川之搖落撫陵谷之變遷挈舟曳杖悲
慨交淡燭跋栝闌情文竝至讀斯編者未嘗不歎
其才思之雋逸音節之吟噲辭旨之哀豔也儷偶
其果可盡廢乎予交天下士多矣若松陵吳子漢
檉陽羨陳子其年竝以東南之秀尤擅斯長蓋特
千伯之一二耳今有李子角逐其間夫豈獨不媿
而已辟諸武事舉考叔之旗用士鞅之劔抑亦可
謂先登者與予老矣橐弓改服無復能勉進於此
矣顧得從李子馮軾而寓目焉其可無一辭贊之
乎於是諾武會之命而授之序

永寧接衆禪院募疏序

晉者先王之爲政也由近而及遠是故於道路之
往來者莫不治其井樹敘其舟車嚴其禁令有飲
食以其其欲有委積以儲其用有廬宿路室候館
以節其勞其制始於賓客使命而其終被於遠人
當此之時凡細民之適佗境者雖甚瑩獨匱乏然

而必無暴露之虞飢渴疾病愁苦不給之患固不
俟周官之有明文殆可以推而見也自王政衰熄
行旅之顛連無告亦既甚矣乃有爲釋氏之學者
輒用以周恤其同類如所謂接衆叢林之名蓋猶
有先王遺意焉嗟乎釋氏之教非吾儒所許也搢
紳先生辭而闕之往往不遺餘力然其立制之善
所以豫爲同類謀者至熾至悉夫失之於此而彼
顧得之空吾儒媿歎之不暇而輒欲以虛辭相舐
排此誠不足以大服其心也吳人佞佛而好僧名
藍精舍所在如市而婁關內外數十里之境獨闕

焉無有僧侶之出其閒者飢渴暴露欲稍求惕息
而不得其徒率皆病之於是上人聖公偕吳中士
大夫謀爲之經始其事說者謂是役也費艱力鉅
其底於成也必難抑知謀事者惟患爲之而不果
果矣又患其不能持之久耳聖公遊雪竇禪師之
門諸方悉推爲老宿蓋其才識甚敏其願力甚宏
而道法又甚熾今得吾黨士大夫協心而左右之
夫安有不果且久者與予以爲輔王政之不逮者
莫善於此故樂與好事者共襄其成云

募修三畏齋序略

虎丘之陰故爲宋尹和靖先生書院院中有室三楹曰三畏齋相傳先生讀易於此今書院旣廢獨三畏齋在焉垣牆傾圮木石朽泐上穿下漏不蔽風雨於是僧智龍謀更新之將以中楹奉釋氏而其旁祀先生如故財力不足方募郡人之樂輸者而乞予言爲倡予按宋史先生避劉豫之難自商州入蜀得伊川讀易地始闢三畏齋旣而復自江州至臨安累官太常少卿逾年奉外祠是所謂三畏齋者考其地當在涪水之上不當在吳而黃勉齋祠堂記獨言先生奉祠之後嘗卽虎丘以居榜

其齋云云然則先生於吳蜀二地其所寓皆有齋其齋皆以三畏名黃後先生僅七十年當得其實宋史蓋失之也黃記舊刻於石今已不復見矣嗟乎先生雖歿顧其言行足以興起百世其流風餘韻足以感動後人之聽聞舉凡葺其遺廬而刻主以祀者宜在吳中士大夫然士大夫不能爲而使一僧爲之亦可媿也夫抑予又怪智龍旣習浮屠法有年宜於先生之學若水火冰炭之不相入而乃能敬且慕之至欲從事其讀易之地不亦甚異乎其徒哉佛之爲法方盛行於天下智龍以其說

聳動郡人不難予獨嘉其知所敬慕而願士大夫
襄其舉也

鈍翁前後類橐卷二十七終

庚子甲寅冬十月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繩武

拔字

鈍翁前後類橐卷二十八目錄

序六

唐詩正序

孝陵于役詩後序

焦山古鼎圖詩後序

遊五臺山詩畫冊序

王貽上詩集序

程周量詩集序

毛錦來詩集序

王子底詩集序

翁用公詩集序

灌園詩後序

吳道賢詩小序

萼子三詩集序

綺里詩選序

鏡鏡居詞彙序

鈍翁前後類彙卷二十八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彙卷二十八

文彙十六

序六

唐詩正序

詩風雅之有正變也蓋自毛鄭之學始成周之初雖以途歌巷謠而皆得列於正幽厲以還舉凡諸侯夫人公卿大夫閔世病俗之所為而莫不以變名之正變之云以其時非以其人也故曰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憂思擘諧慢易之音作而民康樂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夫詩固樂之權輿也觀乎詩之

正變而其時之廢興治亂汚隆得喪之數可得而鑒也史家所志五行恒取其變之甚者以爲詩妖詩孽言之不從之徵故聖人必用溫柔敦厚爲教豈苟然哉吾嘗由是說以讀唐詩有唐三百年間能者相繼貞觀永徽諸詩正之始也然而瑯刻組績殆不免陳隋之遺焉開元天寶諸詩正之盛也然而李杜兩家竝起角立或出於豪俊不羈或趨於沈著感憤正矣有變者存降而大曆以訖元和貞元之際典刑具在猶不失承平故風庶幾乎變而不失正者與自是之後其辭漸繇其聲漸細而

唐遂陵夸以底於亾說者蓋比諸鄒曹無譏焉凡此皆時爲之也當其盛也人主勵精於上宰臣百執趨事盡言於下政清刑簡人氣和平故其發之於詩率皆沖融而爾雅讀者以爲正作者不自知其正也及其旣衰在朝則朋黨之相訐在壑則戎馬之交証政煩刑苛人氣愁苦故其所發又皆哀思促節爲多最下則浮且靡矣中間雖有賢者亦嘗博大其學掀決其氣以求篇什之昌而訖不能驟復乎古讀者以爲變作者亦不自知其變也是故正變之所形國家之治亂繫焉人才之消長風

俗之污隆繫焉後之言詩者顧惟取一字一句之工以相夸尚夫豈足與語此吾友俞子無殊偕吾宗人周士晉賢用善詩鳴吳下其於唐也含英咀萼窮揆遐覽殆不知其幾矣既又筦擇其尤者得若干卷統名曰正然則變者固在所不錄與三君子曰非也正者吾取之變不失正者吾又取之其佗不足以感人心端世教則皆吾所略也釐其人矣復審其音審其音矣復區其時期不失古風雅之旨而已予於是聞而善之三君子雖不得生周之世及見太師采風與夫仲尼所以存三百篇之故然而毛鄭正變之學猶可藉是選以不亾則三君子力也

孝陵于役詩後序

康熙四年五月工部主事臣璽鳩工 孝陵往返三十餘日賦詩七章還以示宗人臣琬臣竊惟世祖章皇帝以威德撫有中夏西踰夔峯東極甌閩諸僭逆草竊之屬罔不泥首歸命當是之時內而公卿百執事外而督撫已下諸臣凡所簡任必極一時人才之選故能協力同心以左右太平之治沿及今日其爲 新天子股肱耳目者舉皆

先帝之詒也至於親政已後十餘年之間天人
洽和朝壅寧謐人主優游坐拱數與文學之
士修舉明堂郊社之儀率太學耕籍田雖制作未
備而規摹則已弘遠矣假使降年稍永卽唐虞三
代之盛無難致者不卒而天方降割享國日淺此
遠邇大小所爲望風稽首流涕沒世者也若臣璽
者則又叨列禁近固嘗親覩先帝之盛德宏
伐而闕見其覲文匿武之心其所感念於中多矣
況乎式瞻寢園與夫衣冠出遊之地有不爲之
泣然以泣悽然以悲者乎此七章之所自來也臣

又竊考周詩之有大小正也類皆爲文王武王勗
興王業而作益當其在位則鋪敘而形容之及其
旣歿且久也則又追述而慕思之古之臣子莫不
皆然若先帝之功德涵濡積累旣已比隆文武
而臣璽之所著於文章者雖不敢印望元公猶當
列在辛甲尹佚之次異時儻得出此七章以獻太
師瞽工播諸弦歌叶諸金石其庶幾能揚遺烈於
無窮也夫

焦山古鼎圖詩後序

古之祀典有彝器彝之爲言常也頌者爲鐘印者

爲鼎鐘鼎固彝器之大者也左氏傳曰諸侯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則撫之以彝器此天子所以錫有功也然則焦山之所蓄與二王子之所吮殆卽其類與予嘗論之古器之與法書名畫竝重也自宋代始蓋當累世承平之後朝廷無事士大夫讀書好古如歐陽永叔劉原父者爭以博雅相高沿及政和宣和之間天子更勅禮樂亦寢慕三代之法物搜奇索幽取而貯諸殿閣者不可以數計於是李伯時黃長睿薛尚功趙德甫之屬復相次而起莫不規摹其款識研窮其字畫而諷味其文章

繪之有圖述之有譜夫然後鐘鼎之器益見尚於世今二王子從登眺之暇摩挲鑒賞作爲詩歌以傳道之不啻數百言迹其風流好事其何減於前宋諸君子哉抑予有感也晉春秋桓公二年書取郟大鼎于宋說者曰取者不當取也又曰得非其有之稱也夫魯桓宋莊其人皆孔子之所深惡然則一賂一取其辱此鼎也多矣此可謂鼎之不牽也至於焦山所蓄者雖嘗見污巖氏父子然猶牽而得反其故澗自藏匿於窮巖絕壑浮屠氏之精舍固不可以郟鼎者相提而語辟諸山林隱遯之

類彙卷二十八
五
士遭罹患難而卒能潔身以自全豈不尤爲可尚也哉予故并論之若二王子之詩雄偉奇麗儼然子美退之復出則有程通判雷山人之評隲在鼎高一尺三寸二分腹徑一尺五寸八分口圍視腹而殺其七之一耳高三寸足倍之有銘在其腹其辭曰惟九月旣望甲戌王還于周□□于圖室司徒南仲右□惠□立中庭王呼史受冊命□惠曰官司□王□側□作錫女玄衣束帶戈瑠戟縞鞞彤矢鏐□鑿旂世惠敢對揚天子丕顯敷休用作尊鼎用享于□烈考用周簋壽萬年子孫永寶用凡蝕二字疑不能知者八字此予之所釋也與貽上原文稍異

遊五臺山詩畫冊序

隱巖禪師自五臺復來京師乃悉集士大夫贈行諸詩畫凡若干幅合爲一冊而命予序之或問於予曰佛之爲法不落有言不涉諸相者也禪師參究二十餘年亦旣淡入雪竇之室矣今試出其慧眼照了世間一切雖謂本無文殊本無五臺可也雖謂前之攜杖而往者本未嘗去今之糧盡而返者本未嘗來可也而何詩若畫之足云哉顧拳拳

焉乞諸士大夫而衰潢寶惜之若此豈其猶有所戀著邪予曰不然今夫有之與無真之與妄固無所庸其分別思惟也作思惟心生分別解皆至人

之所排擯而憐愍者也人人具足佛性孰爲文殊孰非文殊在在處處充滿道場孰爲五臺孰非五臺卽如此冊之中一樹一石乃至無樹石處無不妙合西方變相一點一畫一字一句乃至無點畫字句處無不攝入五千四十八卷第一義諦古之至人旣不住有亦不取無旣不離真亦不舍妄從橫遊戲是大神通是大自然在大解脫此則禪師之所得然也吾與若皆凡夫其何足以測之問者曰善遂書是語以爲序

王貽上詩集序

晉吳季子札聘魯魯人爲之歌齊歎曰美哉泱泱大風表東海者其太公乎而說者又謂齊音敖辟而驕志何也予嘗誦齊詩自雞鳴已下凡十有一篇皆哀襄時之詩爲多詩疏以爲哀公政衰荒淫怠慢齊人變風始作然則所謂敖辟驕志者蓋謂變風也自太公已來四公時之正風不傳久矣意者子札其猶及見且聞之與故爲咨嗟太息其美

而思慕太公如此與孔子與子札同時及其述詩而不錄齊之正風獨存雞鳴已下十有一篇豈孔子所見不逮子札與予惑之舊矣予友王子貽上世家濟南之新城新城故齊地也而貽上又工於詩其人博雅好古習知六藝之文往在京師時數相往還惜乎予不能舉此以問貽上以辨正其所惑也貽上之詩緒密而思深閒能自出新意從橫馳驟無所不可庶幾盡破其所謂敖辟驕志之習以進於正風者與使今世復有吳季子札宐何如爲貽上咨嗟太息其美與抑使貽上得生孔子之

世孔子豈能盡刪其詩而不錄與然則貽上之所造可知矣吳在孔子世爲夸齒於於越蠻荆之列故吳越荆楚之詩皆不入三百篇至魯成公之七年始見於經自西漢以來然後吳之賢士大夫文章功業遂卓然爭衡中國訖於今日號爲文物之地古今時執不同類如此也以予之才學在吳人中爲最陋劣者然奉生子札之鄉雖不能爲詩而猶能知貽上之詩竊欲自附於子札之美齊風貽上其許我乎貽上之歸也嘗乞予爲其詩序而予不暇以爲今者休沐無事因道此以遺貽上且欲

類彙卷二十八
貽上爲予辨正其所惑焉

程周量詩集序

孔子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疏以爲詩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其教然也記又曰不學博依不能安詩疏以爲若欲學詩必先依倚廣博辟喻以詩多辟喻故也蓋三百篇自正風正雅三頌而外考諸小序皆刺時之詩爲多古之詩人不欲直陳其時事之非而暴揚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過故不得已而多設辟喻以發之其辭怨而不怒哀而不傷使人求之於咏歌紬繹之外而能推明其

所以然此詩教之善也今之學者每專主唐之杜氏於是遂以激切爲工以拙直爲壯以指席時事爲愛君憂國其原雖稍出於雅頌而風人多設辟喻之意亦以是而衰矣世之論三百篇者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不可謂不激切也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不可謂不拙直也赫赫宗周褒姒威之不可謂不指席時事也斯其說誠然矣然古之聖賢未嘗專以此立教其所以教人者必在性情之和平與夫語言感歎之曲折如孔子所云溫柔敦厚是已孔子錄詩以爲詩之宗作春秋以爲史之宗是

二者可以兼行不可以偏廢詩之不能爲史猶史之不能爲詩也自詩史之說興而學杜氏者至於愈趨愈極而莫知所止則溫柔敦厚之教幾何不盡廢也哉夫作詩至於三百篇言詩者至於孔子可矣學者舍孔子不法而專主於杜氏此予不能無感也予友程子周量旣不得志於時及其爲詩清婉淡粹蓋猶有風人可以怨之遺焉予故爲之序而以斯言告之

毛錦來詩集序

王子貽上偕程子周量踵予門而請曰吾友毛子

縈以文行知名尤喜爲詩今方用進士高第得推官平陽以去瀕行來告曰某懷汪子有年矣而曾不獲見是某爲天下之弃人也蓋其慕且歎如此雖吾與周量亦唁毛子之失吾子也敢以毛子之詩累吾子卒爲序而行之予辭不可則強應曰諾夫以予之不才退無鄉曲之譽進不能受知於王公大人抱其羸疾以待臯於郎舍是豈足爲毛子重與毛子毋乃徇其迹而未核其衷與雖然予聞古者士相見之禮庭授則有贄出而接賓則有僮入而詔禮則有相主人還贄亦如之及其往反之

既習則有饗有燕今毛子之於予也奉其詩以爲
贄介其友貽上周量以爲相出其春容瑰瑋之詞
可嗜可聽者見之於詩以代籩豆琴瑟之物以爲
饗且燕予於是讀其詞而欣然以喜想見其聲容
笑貌而肅然以敬遂若拱揖毛子於堂之上下而
與之流連也予固已得見毛子矣使毛子亦以是
求予則吾兩人者皆可以不憾詩不云乎心乎愛
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然則爲貽上與
周量者不當唁毛子之失予而當以予之得見毛
子者爲吾兩人賀也貽上又言毛子白晳豐下所
友多賢士大夫客京師意忽忽不樂輒賃驢往遊
塞上數過居庸喜峰諸障戍訪問退卒得前明戰
場衰回久之會天陰大雨雪貫酒僧舍獨飲且醉
曼聲長歌不止逾數日糧盡始還其道中所賦詩
尤雄偉奇拔勝於平時予謂貽上之言爲信故并
著之毛子名某字某江西新昌人蓋嘗謁予而不
遇云

王子底詩集序

予讀風雅諸詩未嘗不喟然而歎也以謂當成周
之隆諸士大夫彬彬然習於文學其能詩也固宐

至於田夫壘窆婦人豎子知昏而質駑是皆不足
與於詩矣而作者不絕何也蓋先王之教人以詩
也爲之國史以采之爲之太師瞽矇以掌之爲之
舞蹈之節以形容之爲之鼗祝壎敔簫管琴瑟之
器以宣播之自國學而訖於家塾自飲射而訖於
祈年蟠臘莫不有詩故雖田壘婦豎之衆一有所
得舉能歌之成韻而述之成文夫誠淡入乎其中
日夜觀感激發而不自知其所以然也後世間亦
以詩取士而其所爭不過聲調所尚不過排偶固
已異於成周矣逮科舉之業旣改而詩以益衰於

是其才且賢者亦嘗竭精憊神以力求其工然取
而觀之猶多出於陵厲蹈襲之爲而不暇進及乎
古豈非所教不存焉故邪然則士生其時苟能自
名一家以庶幾風雅之遺者可謂難矣嗟乎詩之
爲道自後世言之此特文藝之一節耳故上不以
此爲教下不以此爲習然而先王之世往往采之
國史掌之太師瞽矇薦之極於宗廟明堂而莫或
敢廢學者又從而尊之爲經抑何視詩之重如此
與夫惟古之視詩甚重則以田壘之衆而舉皆能
之後之視詩漸輕雖有士大夫之才且賢者所以

求之甚力而終於有不及此無佗繫乎其教之者而已新城王子子底與其弟貽上皆以能詩稱於京師可謂自名一家以庶幾風雅之遺者也予嘗序貽上之詩以爲能變易齊風今觀子底所作尤幽閑澹肆極其性情之所之而夸然一歸於正使子底力爲之不止又安有不及乎古者哉予蓋有感於世之輕視夫詩者故願與子底兄弟共起而勉焉至於詩教之所以興則非予三人者之所得與也子底益姑俟之

翁用公詩集序

予少喜爲古文辭以進士來京師從四方士大夫遊其人多奇偉男子予廁足其末數以詩歌相倡和可謂率矣而諸君子又不鄙夸予文或使序其所作予亦遽忘學問之固陋而序之蓋不下數人何不憚勞如此也其間又有私心向往之甚不率而迫於王事竟不得一識其面輒諾旁人之請而爲之序者亦時襍出於其中若毛子錦來是已夫詩道之衰久矣諸君子方欲出其磊落不羣之材以與古人爭勝於豪釐分寸此豈待予文而後傳哉而予猶區區於是者凡以賢士大夫易散而

難聚追惟平管握手笑語往往有不可常恃者非
文無以寫吾情而慰吾思也然則予之不憚勞豈
爲過哉諸君子之中惟王貽上程周量尚畱京師
與予贈荅尤數予熟知其詩故又能道其性情之
曲折與夫氣格音節之由來以見於予文比諸佗
序尤詳且盡今翁君用公得交於予也後於貽上
周量嘗投予燕臺曲一篇予淡服其工方思數與
相見而君已去客青州矣冬十月從青州寓書復
投予七言律一篇且命予序其前後詩所寓書累
數百言皆推求漢魏以來作者之指頗與貽上周
量有相合者抑何工於言詩也然君示予詩甚少
又不及從之往復論議雖能逆知其工而欲遽道
其氣格音節之所至亦豈易詳且盡哉可歎也以
予得文於君最後而其舍去又最先求以往還贈
荅稍擬於貽上周量而徑不可得至今慕思其全
集猶依依如有所失其遂能忘情於文乎故不辭
而爲之序

灌園詩後序

李子武曾將謀灌園長水之上乃命其友文子與
也爲之圖京師士大夫聞之遂各賦詩以咏其事

武會輯成一卷而又命予爲之序予惟古之君子欲進則進欲退則退未有不浩然自得者也今之君子側身遲回於進退之際恒皇皇焉不能自主者何也非其人爲之其時爲之也古之君子力耕以爲食力蠶以爲衣俛仰身世無求而皆給故當其不得志而退也畢其生可以無悶今之君子叩無以養其親俛無以畜其妻子飢寒之患迫於肌膚此其時與古異矣雖不得志其能遜世長往浩然於宋莫無人之地哉吾以是知其難也今武會北遊者逾年枯槁瘵瘵不獲已思得數畝之園灌

之其謀則誠善矣在易三履之三訟曰繫履往无咎象曰繫履之往獨行願也使其誠有是願而不克奮焉以行之必將媿是幽人之繫也而可乎顧武會所遇之時若此方且車轍馬蹏奔走衣食之不暇豈暇獨行其願也哉考諸是圖有室廬之藝有琴水石之勝又有琴尊棊矢朋從往還之樂夫必待是而後長往度非武會所能辦也武會在京師落落寡合平時相親善者惟吾輩三數人耳若予則又浮沈郎舍意不自適雖使具區區饘粥之資以稍慰安武會而猶未之能繼况欲勉出氣

類彙卷二十八
力以助成其所願乎予幾不知爲武曾謀矣姑徇其命予之意而告以斯言云

吳道賢詩小序

毘陵吳生善畫而能詩其畫山水宗北宋而五言詩則出入中盛唐間旣以其彙示予予告之曰鄧氏有言其爲人也多文雖有不曉畫者寡矣其爲人也無文雖有曉畫者寡矣予於是知詩道之通於畫也試以繪山水者論之李思訓王摩詰猶詩之有正宗也荆浩關仝董源李成猶李杜諸大家也范寬郭熙猶唐大曆以後諸接武者也郭恕先

米元章之流往往於繩墨之外自出胷臆是爲逸品其在韋柳之間乎唐詩之衰也自長慶始北宋之畫之衰也自宣和始長慶之言詩者率皆巧於命意工於措辭愈工愈巧以趨一時之風尚而詩於是乎始變矣惟畫亦然予雖不知生之畫顧猶能知其詩其立言也簡其託興也長澹泊雋永庶幾乎韋柳之苗裔者也微逸品殆不足以命之今生去遊甌粵方且航劔津權武夸登幔亭壺公諸峰而訪古僊人之遺蹟江山名物所以助生者多矣生之詩若畫其尚可量哉予姑俟其歸也而叩

之

萼子三詩集序

萼君子三摯其詩若干篇數款予門求爲之序予報之曰子三亦知晚近世之所尚乎以時文弋科第以奇策驚勳名如是可以豪矣何詩之爲自唐以來詩推白甫郊島最工其人率飢寒不振顛踣途路故管人以詩爲致窮之具也予少卽喜詩字雕句鏤幾四十年而勳名困頓晚益思自詭山林閒以老漱泉品石嗅萼掇草以資其塗嘯得非窮者之尤邪子三年力方富俛首吾伊宐用科第自

奮而其喜爲詩也乃與予類洪纖濃澹竝涵襍出不師一氏不專一家鉢肝刺髓不工不止凡所以致窮者夫旣擅有其具矣顧吳下騷人寓公知名者相踵稍握筆拙信僂能稱雄藝苑閒度其文皆足重子三爲招延聲譽而邀取筐篚子三概置不問也而惟予窮者一言之求如嗜土炭不足以飽也如襲鼠璞不足以珍也然則子三之詩雖工其窮殆未易療矣哉

綺里詩選序

陳後山有言詩欲其好則不能好子美之於詩奇

類身卷二十八
常新陳無不好者後山可謂知子美矣雖然天下之物無奇而非常也無新而非陳也求新於新求奇於奇牛鬼蛇神未足與言奇也裁雲鏤月未足與言新也采目前之景而道其意中之所欲發極流俗所刊落以爲陳者常者一經子美出之而臭腐皆神奇平澹皆絢爛矣此其所得固宐超焉絕出於新奇之上者也而豈後人之欲好者所能髣髴而頡頏哉虞升學詩始則兢兢持擇用清新爾雅爲宗近乃雄邁縱恣捩腕羈束一惟子美之歸夫寧沾沾求好者比與吾故以此告之雖然學子

美有道方子美之獻賦而不遇也栝殘炙冷而不懟被褐跨驢偃蹇公卿閒而不悔及其流離頓踣衰回奔走於東西川也采苧粟以代稻黍種蒿苴摘蒼耳以當肥蠶退與田夫壘窠爲伍而觴吼歎歌怡然自適雖有嚴鄭公李梓州之屬爲之主而不相夤緣附麗也惟其自守如此故其發諸詩者才力氣魄老而彌健舉世推爲大家今虞升以盛年困於諸生居平雅負高氣絕不能從俗俛仰由是才譽徧東南而所遇日窮生計亦日狼狽舅氏侍郎公方負重望於朝士大夫樂從虞升游者

踵趾相錯也顧虞升杜門自匿若恐以關說造請
累其舅者其真子美之徒與使益之年而更加學
焉雖欲自諱其詩之好不可得已

鏡鏡居詞彙序

予交陳子均寧舊矣中間出處語默相距始於遼
絕或由是有異同之疑而約略其平生所遭羈愁
感憤於邑不平之況則異者固鮮也蓋均寧少孤
與予同未中歲而喪其偶又同訖於衰遲各欲杜
門卻軌藝蔬蒔竹於江湖宗莫之瀕敕斷家事以
老矣而遽歿其係家之子則又同均寧旣用哭子

病眚而予亦目眊耳聵憊矣其甚天之戾予兩人
何至於斯極哉予學疏而才拙往往愁憤填臆愀
然欲呼天以問而患於無所寄以發之均寧散藝
摘藻妙絕一世故出其蒞積悉寓之於詞夫詞者
樂府之遺管人所以被歌吹娛食飲者也當其履
舄紛挐粉黛薈澤談諧旣洽絲簧旣調於是曳迴
風之袂振遏雲之響至於酒闌燭跋簪墜珥遺而
猶不止詞之豔稱於流俗始以此與顧均寧則俗
其音節以自寫所爲愁憤不平者傳曰哀樂之心
感而詠歌之聲發等之言情而獨能緣哀而作攜

拾物類刻畫豪茂流連太息每令覽者不歡則均
寧拔諸咎人實有專長云均寧名某別自號非菴
吾吳之隱君子也

鈍翁前後類彙卷二十八終

康熙甲寅冬十月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繩武

拔字

